

國學基本叢書

明儒學案

(下)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下)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一〇五二七)

國學基  
本叢書  
明儒學案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半價

著者 黃宗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 明儒學案

## 卷三十四

### 泰州學案三

####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歷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腳。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劬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立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

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臆。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盡。一有川流。便有教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雖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曾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卽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

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



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用好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免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面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卻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簪。曳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

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受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王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不容昧。但能盡心求

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覺。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通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籠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卻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

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卻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常行。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容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卻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

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敍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卻不即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

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卻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恍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已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靳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

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瀕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樹以充用。羣鳥徒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魚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卽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尙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不爲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者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旣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旣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旣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

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糜。是尙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常活時。尙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尙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爲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个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



○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假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觀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旁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視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卽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魍魎，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己身而子子而父父，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

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著便紅。綠點著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豈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千。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曰。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皆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其生護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大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沌沌枉過一生。問平日在慎獨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

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卻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士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士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士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旣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卽天之明命，而日鑒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自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獨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或

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是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卻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儒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卻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茫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卻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

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卻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卻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也是道。如何卻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復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胎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蓀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卻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爲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

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己。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卻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卻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喫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卻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

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中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卻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卻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問靜工夫。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



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卻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卽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閒。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卽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卽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卻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卽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攘以致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卽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著人心體。合著處便是歸。此

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慚惶局促。慎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當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疏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卽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

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卽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慙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卽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卽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爲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尙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能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腳。蓋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旣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

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卽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卽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卽是親愛。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卻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

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卻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廷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日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爲知之。卽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嘗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

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著腳。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卻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力。能終日知覺而不忘忽。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擺脫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卻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卻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卻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卻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卻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妙。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古今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

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懵。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疑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變。附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

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卽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卽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是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卽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然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筮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



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死無所在無所往。○邸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爲喫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卽此處明耶。南明慚然。先生曰。試舉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卽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臨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首以謝。○先生旣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旦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尙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卻倒了門面。聞者爲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爲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爲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日漸暗。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尙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覷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花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諷窮乏。便隨手散去。○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卻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

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媪取簪珥爲質。既出獄。媪來哀告。夫咎其行賄。嘗罵不已。先生卽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歷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旣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阜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歉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忘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

之者。正所謂遂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損。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嗜好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濟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其明之。然後天下。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

情世態之變幻。皆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實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擇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旣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尙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誤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卻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學雖極。

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蘗。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以下秣陵記聞。○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爲。○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卷三十五

泰州學案四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督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問質之先生。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尙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己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末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

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天臺論學語

孔子之學。真實費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終是未脫見耳。○兄之文似輸卻陽明一著。陽明把筆時。卻是不曾要好。兄尙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也。○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世之言道。譬之以管窺天者。第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就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睢。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焦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己者爲之乎。然卽此不容己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類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類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同上。○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謂



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撥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己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卽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鄰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旣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豈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豈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祛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是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真詮。得上乘矣。與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撥似太重矣。與龍溪。○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

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蓋濫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杞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脈。但非實是撐天柱地。捨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與此。與喬戶部○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六朝以下。清虛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故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爲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識見解承當。崇虛就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示諸生。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悻悻而生。卽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卽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覩往過來續者。僂僂僂僂。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

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謾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此原不論來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別。便是情識。如鸞飛魚躍。亦可分別否。與同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爲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率之遊匡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爇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歧。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健。以上皆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卽求以學也。學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悔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下筮之法。使人之於感應。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卽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卽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

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卽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此不知卽心卽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耽虛執見。此不知卽事卽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心。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爲學。雖均之爲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慎術。○至善卽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朝紳日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已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卽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己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者反之。

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卽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貼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牾，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真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著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做忠孝之心，自不容已，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慌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齷齪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卽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卽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眞真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闊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

中未免爲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上皆劉調父進言。○今人到是不爲學的處事到安妥。反是一種爲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這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卽算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友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一友問子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誤認知識爲良知也。知卽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子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毅手。曰。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疎。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夫。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卻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間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真虛也。以下皆蘭舟雜述。○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爲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橋。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喝而

死卽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己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卽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覩。一日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尙。乃是舂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悲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侗論學語

廬山峻。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卽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妄念矣。卽孔子爲委吏。莫非性之所存。楚侗曰。孔子爲委吏。而夢周公。卻不爲二心爲妄念乎。○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侗謂柳塘曰。拆籬放犬。○楚侗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卽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胡廬山會天臺。楚侗於漢江之澗。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爲學。廬山曰。吾學以無念爲宗。楚侗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證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頰。遇嘍躡而不屑。見人井而愧也。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稷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脈。則捧土揭木爲偶人而已。○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卽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卽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默識識天地。



之化育也。夫囿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卽學以誨，卽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卽下之農工商賈，細之龔矜，侏跛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克己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義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己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學也，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卽周事可視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恆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恆，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曾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烏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

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甯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諡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關佛之語。皆一一緝之。明道關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概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乘犛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真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楨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

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當喜怒哀樂無喜怒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程子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上。○吾人應事。雖屬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卻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卻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湖。○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

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禁。觸處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禮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旣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卽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略能放下。道理略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歷皆見。何有漸次。○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妥。非干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真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

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但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正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常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子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伯子言佛氏直欲和這些乘。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伯子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伯子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子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

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伯子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方。而效彼言。禹入鞮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子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子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顛遏繹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子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子未究佛乘。故其揅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常。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臆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温州。人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賣。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尙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慚。輒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憤

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卻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卽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真陷井之醜也。

潘雪松闡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卻生機矣。○耿師爲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爲要妙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真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爲我受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爲今未有我在。○愚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爲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真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卻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

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參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歇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尙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入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卽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己。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爲何處。著得己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泥昧時。卽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劫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瞶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吾身喜幾動。而一念和氣充塞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暴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間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



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邇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卽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之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之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甌山。耿楚侗。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歧矣。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其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

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性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去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載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理。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本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沖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卽孟子盡其心也。大者非馳騫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

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玄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驚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揆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唯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爲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卽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真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卽真實。真實卽良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歧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

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睨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唯聖人獨觀清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闔，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覩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爲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爲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證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真，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真歟。

桐川語錄

南臯輯宗儒語略，欲學者由茲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證吾心，不若以吾心證吾心之爲真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證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證吾心之所發，乃所爲真也。執隣之影，索隣之神，則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況執隣影證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爲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卒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真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學而知事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爲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卽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由而能知，乃爲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

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卽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卽理爲欲。人欲而安焉。卽欲爲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居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爲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侯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爲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舍。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爲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爲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爲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爲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執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針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觀體卽真如。荷菂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溪有餘。願附玄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起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何克齋講學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卽是志。若起心動念。卻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

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出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 通解論學書

昨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卽是仁體。卽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卽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個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爲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若將心作虛明想。卽此想念。反障虛明。

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既思卽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既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既覺而計妄，則卽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既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既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卽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真也。若更起心求真，卽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卽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爲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爲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關，漸識心體，卽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靜時尤爲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忿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爲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虛談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真假，故逐假迷真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爲天地根，非至真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爲真。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予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真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真是求。不得不止。則真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真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世之無志者。耽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爲究竟之事。豈不可惜。豈不可惜。汝資稟篤實強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撰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己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踏策士之權。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遊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匱。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覲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恆言用心。用心實難。祇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己。以遊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爲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

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蒞。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飾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誠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響。將舉身與世亦相響。得則俱得。響則俱響。響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吾甚恥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爲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恆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緘口。叉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

義之門。其是非樞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卽蹈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卽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相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視色而不辨爲何色。聞聲而不辨爲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卽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卷三十六

泰州學案五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嶧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擢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旣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

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堦曰。信得當下否。堦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堦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 證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哀此煢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

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爲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間，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這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問：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竅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聰明，卽心卽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卽理卽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卽是知識無著，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

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個倒。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忘知識。莫問真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祇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阜。

論心半月刻江頭。歸去翱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醇之。

梧桐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樽酒故人同。小艇沿洄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泛舟石潭。

###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證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無不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爲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爲無惡。豈疑少卻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冰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



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大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爲其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下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大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大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不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已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到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

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歟。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會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語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純。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忘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

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卻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眞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蔽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證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臯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循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略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眞修爲也。

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疎略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譚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宏。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證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譚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則指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

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詭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爲極則。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

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而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顛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異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諡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汎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笈論學語

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知事理不二。卽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卽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侯○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肖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徐魯源○堂皇之雜選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與余舜仲○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躡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與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到。與弟我明○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與幼美○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鄧文藻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微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

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溼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勳賢祠記。○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視，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祠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爲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眞子、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讎，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爲害。求利是已。何者爲苦。尋樂是已。何者爲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使名爲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庸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道。只著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豔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惟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智。通人情。浹骨髓。而不落煦沫。此爲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言尤之媒也。旣已有言矣。自儘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旣已有行矣。自儘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說易諸家。舊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 甘泉學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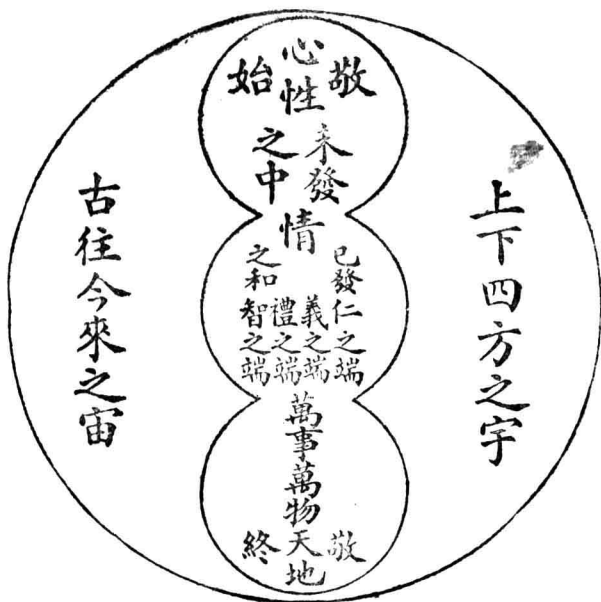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睥面盡背。論奇之。登宏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册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尙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

條陽明之說因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謂。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卽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慮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與陽明○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寄王純甫○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

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日仁。○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寄陽明。○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駁駁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卽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鸞。○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爲直方言之耳。皆同上。

○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瞻兄弟。○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箬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鄧啓範。○格者。至也。卽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卽造詣之義。格物者。卽



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卽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卽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也。非心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間矣。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宗亨。○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卽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恪昭。○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卽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卽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卽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爲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虛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卽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爲緊要耳。答聞集義。○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非謂靜坐而

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卽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涯。○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實同體也。佛氏歧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卽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禮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旣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爲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於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

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論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爲聖人熟後事。而姑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曰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歧而二之也。答孟津。○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卽道也。若謂卽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尙。皆爲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己耳。上白沙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諗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反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己而忽人。是己而忽人。則己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面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調格爲正。調物

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的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藏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細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深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旣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物格。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

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懼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則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變。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以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

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衝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任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苦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可謂王道。道通謂君且理會慎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己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於是有德便是天德。便卽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衝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是工夫。衝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慎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慎

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翼翼。卽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慎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卽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慎恐懼是工夫。所不觀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工夫焉見天理。○舜臣謂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胥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天下。華彝四表。蒞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卽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卽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衝答曰。夫子之設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卽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

桀亡。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卽禹之心。禹之心。卽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過他又過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衝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卻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不重。不前不卻。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爲天理之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爲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浮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卽道家所謂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鑪。試看吾儒真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



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補銜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癩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雖勤亦癩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衝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誠淫邪遜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歧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己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向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

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汗於鉛者。有汗於銅者。有汗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膨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衝問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凝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衝應之曰。譬之行舟。若這個舟風平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逆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舵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

不易見。要須切己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眞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又問曰。衝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衝嘗時。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卽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思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衝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爲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慌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

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潘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由得見天理也。衝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卽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這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欄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也。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允便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避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一友語經哲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哲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

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事，亦是做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子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卻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卻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衝對曰：誠然。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他人不能與其力，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卻不能求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爲施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卽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且晝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

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真主未嘗亡。特爲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翁便醒。便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就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微精一皆心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旣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故。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脗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視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擬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視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

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卻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用中乎。不必分內外。○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豈以其歧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歧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毛式之日來功夫。儘切身。衝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榷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尙未肯放下。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卻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在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

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衝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強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間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爲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爲不善。見君子卽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忤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爲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爲言。又言得別了。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爲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衝竊以爲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臬。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己的心。反幫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臬。是同條共貫事。然



問臯者。先須按其實迹。臧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驅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衢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衢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卽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如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哲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哲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卽命根也。卽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卽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卽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哲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哲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卽此是敬。敬卽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

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卽是保四海。卽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功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功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理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

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卽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尙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己一克而卽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爲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爲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爲既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己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詆靜坐者爲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謂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

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爲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爲靜。妙用不息者爲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互古互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人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爲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爲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玄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略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

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爲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羣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與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恆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欄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欄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卽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

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之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憤憤。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子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玄受道。又語子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子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爲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主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爲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爲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問。則心中矣。○孟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道爲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卽墮於空虛濛濛。便有歧心事爲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卽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卽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

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歧而二之之弊也。前人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主一。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卽是物。卽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爲邦。曾點要灑然爲樂。其志尙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閑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爲邦亦是曾點合當爲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若是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爲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爲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爲邦爲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爲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爲一體耳。故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爲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

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爲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爲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學先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卻教水火煑空鑊。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章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爲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爲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爲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



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常。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曾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費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 明儒學案

## 卷三十八

### 甘泉學案二

太僕呂由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由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著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尙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己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己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眞。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至。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卽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曾廓齋。○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異態同情。俯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同上。○不覩不聞。卽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是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

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庵。○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行而旣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礙。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礙。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整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濁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鄙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純以事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卽此是念窠。窠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且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

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卽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與楊朋石○古今天下人不相上下。譬如倉公之筭。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醫之筭。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卜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不肖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胸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周都峯○昔人謂安士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卽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卻多少魔障。答趙雪屏○來論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走。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慎慎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卻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黃損齋○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儻侗不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

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迺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帝溪。○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認在身上。卻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己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旣言學者立心爲己。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近與一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嘗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緹把支持。而卒不免於敵也。答沈仲木。○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奸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敏行。○竊嘗以奕喻之。義書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如此行。雜卦傳。卻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

易也。思過半矣。答詹孟仁。○太極之極。卽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道理。曷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避狄。何曾生著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著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人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何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腳。則千蹊萬徑皆可入國。徒狗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卽使子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出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腳。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著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闢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



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夢。直以鏡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告以夜中有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直幽陰闕寂。蓋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嘻。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榔鈴。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答祝介卿。○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怠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答葉德微。○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豈眞冥然無覺之謂也。苟眞冥然無覺。則戒慎恐懼。孰其尸之。白沙曰。戒慎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蘊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樂獎序。○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眞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

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不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真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一日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東巖文集序。○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三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爲動。爲陽。爲天。成者爲靜。爲陰。爲地。動陽之陽。一。二。爲太陽。陽之陰。三。四。爲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爲太陰。陰之陽。八。九。爲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爲朋。在東。木。四九爲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爲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

道終事。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夷狄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己。草木之無知識。偏寒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咸動。弗由於則。人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夷狄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恆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修身修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心統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

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爲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爲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旣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侈然以爲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疏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邇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爲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爲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卽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爲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爲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安靜定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

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楛亡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矣。贈滄守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關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元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亡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龍岡摘稿序。○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儻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功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也，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己即能成物，非推也。傳有之。有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人。奈何曰：物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己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

所性則不與焉。些子頭柄全其爲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爲真知。造而無造。是爲實詣。措而無措。是爲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勳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勳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卽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卽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宏之存乎人。不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焉。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爲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遺己急人。非天所爲爾。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忘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奚俟焉。卽見爲守。不可語悟。以是爲涵養。未矣。○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卽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慮出來。則爲性。從軀殼上起。則爲妄。顏子不絕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并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爲仁。

### 甘泉學案三

####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溫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壻。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教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爛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卻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壻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 覺山理學聞言

學者覺也。夷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盡悅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

所知亦未免爲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愛敬。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卽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卽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內外兼設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卽忠也。○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遠道不遠。然於命脈則一爾。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間斷。便是仁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脚。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卽自無礙脚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己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卽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戒慎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睹聞。乃戒懼也。能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便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從人欲上起念。便蹈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蹈安機。機動



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彼自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卽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卽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網繆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概謂之助不可。○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

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爲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講論未定。其一曰予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瘡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體段。○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思慮不定。何故。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著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若稟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倒面前牆。面前何牆。牆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

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天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卽是生克也。○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而至七十不踰矩。○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婁一齋高冠佩劍。所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嘗悅。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去。能不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性。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無展布處。○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羹鼎鼐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

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卽一念天下歸仁。○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忘。○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撥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緝。惟幾。爲博文。○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膽黃連。通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卽便有斷念時。○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若真知脫悟。自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圓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徧。終是偏也。○自私者。必用智。○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更近本體。非惡動也。○以公言仁。不是以見仁體。以懼與覺言仁。不是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卽性也。然性無虛實。○天地無心。御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真知流行。卽是知行並進。○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機日貫。如大學所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真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

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上。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聞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卽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姿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卽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有二體。○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天。

###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微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甘泉○。○垣竊以爲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顧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爲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湊泊處。東鄒東廓○竊念此生真惟有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修飾。猶是掩惡著善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翻爲童觀之窺。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鄒東廓○格物卽精一工夫。東黃久菴○心齋之學。同志每以空疎爲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尙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卽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助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日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旣如明珠矣。旣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具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其幾亦微矣。知及仁守。莊蒞動禮。此夫子

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蒞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詞立誠。聖賢以此爲教。吾人尙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慎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顏鈞。○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宰。不論體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眞爲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正正之何物乎。在日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溫。□文清。○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一眞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與葛洞岡張連山鄭浣溪諸友。善學者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特峯鉉。○非生機呈露條達。而遽謂之眞志。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僞由分。非可強者。世緣仍仍。機竅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爲門庭。以人影爲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答程介齋。○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懣。懷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執事只常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感寂。相去不遠。若欲怒時觀理。蓋爲未知用功者設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答謝子錄。○昨遵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卻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曾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爲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

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眞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脈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工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爲良知。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爲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爲得聖學無聲臭命脈。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爲眞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尊教所爲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尊之喜之。取以爲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爲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惓惓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爲知。乃獨知之理也。纔知卽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卽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處之倚。非中矣。愚實尊之信之。視以爲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



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雖然。微之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爲擇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心之規矩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爲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爲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答徐存齋閣老。○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涉於起意。未免反爲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卽相關處矣。以心應事。猶是心小。答永嘉陳生具。○危大也。人心爲形器爲費道心爲義理爲隱。答白齋弟圭。○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樞侗。不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內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答子明叔燭。○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巳。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若謂之默。以爲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爲妄動累耳。答葉生嘉。○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有有我在。其爲路也狹。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

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真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真志不由有我。其爲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爲仁。曰由己。聖學也。復趙石梁。○云既知良知爲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蓋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密。本神。卽天命之性。所不覩聞之獨。充塞宇宙。上下古今。橫飛直上。人知出愚爲道之全體。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以後。造端言良。造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雜而無別。而知之德亡矣。知亡而後修德凝道之學晦。答張道亨先達。○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別是此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慎恐懼卽是真心。卽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己以敬。言戒慎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覩不聞。依舊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祝介卿。○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土屬心。然卽不言心而曰思。曰容。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則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己。其不亦容作聖類乎。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寄余孝甫純似。○夫文幾也。當幾之來。黜見聞。忘資稟。泯意識。由乎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卑如地。約禮卽承幾之實體。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復汪子烈。○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

也謂之空。因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劉師泉七十壽序。○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爲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爲之善。孰爲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下之爲學者。日從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畦徑方丈。忘則弗可見之矣。爾余九陽。○夫理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無間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罅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斗山精舍記。○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石橋嚴天泉書院記。○因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者。其根本之學。由善以爲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爲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遇。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爝火之明耳。明善堂記。○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子斷以爲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己。有己斯有意。己與人對。意與天下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是所謂道。吾知於物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

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以貪戾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真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而格之，其排決疏淪，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疏淪者，水之污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人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心內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卽所爲萬物一體者也。誠意說，答俞仲立。

卷四十

甘泉學案四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爲的。夫曰真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卽良知也，討卽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

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 禮元剩語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大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真假。以存遂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卽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卽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卽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遂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感應之理。外悅受而內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玄機。命之流行而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爲主。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

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卽理。性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裏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化生。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特也。○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其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止者。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問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卽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玄機。豈容著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

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觀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竝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誤矣。○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卽得一主卽張。一現前卽意流千古。一對境卽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上。迷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裏。不覺甘心捨放矣。

### 三一測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爲明也。陰之爲濁也。未始異爲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則名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是以謂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被寓。莫非全體之爲用也。故轉識成智。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陰識。○七情陽也。注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緣之情。蔽於無本。所謂無本。蔽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恆燠。恆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汨汨乎源之不已也。七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是。雖緼構滓駁。愚能

明柔能強。故氣不歉於自立。其大敵焉。於習乃資其明。用爲姦。資其強。用爲暴。蓋不善用性也。物氣偏。○氣非虛不生。命非性不行。性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於是盪沖漠而滋消息。其爲物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墮。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爲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美不漸滅也。明道曰。二之則不是。所謂論不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爲性真。若五性雜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爲相近。子思子三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爲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舉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墮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能進之機。則三之者。乃追責其本。未使定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蔽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性一。

真談

真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卽大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真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



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卽天。天卽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者也。著一物爲塞。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真心。○真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亙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真而用之。不幫補外求。亦不索之玄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怠緩於過。錯假爲真。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則認心不真。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墮天達天。淺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爲當然。執以運用。戾人罔人。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天之生人。原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卻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總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真混。○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真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真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宇宙真光景。自古流轉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歛作歛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真機。外感

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乘彝勃然。肇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內非襲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精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則點而化。在當下爲之者。已真心卽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爲天靈。妄以爲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總是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善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眞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永被穢濁牽縛。及至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眞。○心一也。曷言乎眞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爲眞。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爲眞心經。心包絡乃眞心之別脈。不與眞心同經。眞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謂之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眞心不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之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虛。易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

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蔽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 景行館論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卽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論性。○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今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逼真處。一有礙置。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感。○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苟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卻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爲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詆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裏。這便是良知。卽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躐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論教。○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人亦曾指一事褒貶。遂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著格套。要知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筮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論應事。○易不外象占。

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裏索靜。畫以立之。占以索之。論易。○詩之爲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論詩。○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不解悟。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是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之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絕。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論春秋。○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禮。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書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箇目之詳。整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論書。○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是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渙汗論養。

雜書

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曰至一不二。真有歸無極。理不外氣。翁謂圓徹靈覺。神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歧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不著。意乃其爲未嘗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曾有異義乎。渠曰。虛之所包無窮。形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弗異之。曰。圓中窻外面。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圓徹靈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卽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

性無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於性。則清通而爲神。機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密察而爲精。理不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暴氣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道。平昭其序之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明朝與王同野談。○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己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真。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綱緝屈伸。摩盪箴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溫縣講章。○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慎獨。言其守郛廓之功也。同上。○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卽下手亦不敢。問有幫補不曰無幫補。有造就無作爲。有體認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是個丹頭。真須點化始得。紀客談。

### 一卷語錄

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己性之實。○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卽乾知大始。行卽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眞乾眞坤。故以考索記問爲知者。遂爲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個不得。○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自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卽落枯寂以求心。

性。卻將天地生生之機。滅滅分數。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知最活。凝於德。則爲真知。遂於物。則爲識神。故工夫在於止。○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卻透得一路。卽此一路。已謂通髓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儻侗標認大意。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真悟。○問理一分殊。曰。一是理真。真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常。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儻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問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概。中間現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而求之。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卽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浪乎無具。故卽人工失所在。這些纔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著一個本體。○問不忍不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綴憑之乎。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真機。就事運誠。

隨事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真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倭患亟。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事。衆問云。何日。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萬全。衆笑其迂曰。此卻是實理。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啓弊端。原因國家德脈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爲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乎。卽如天之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先生之姪欲爲賈。困於無資。先生令其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復命曰。十無二三。先生曰。富者藉人以爲賈。其求賈也。甚於賈者之求賈也。而賈者每不稱富者之求。以無信也。子不必憂資。憂不能信耳。○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爲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掛喫飯著衣。七八都由罔昧舉動。若眞眞肚子裏陶鑄無幾。及干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卻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考力辨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雖萬千也無用。○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爲極至道理。人卻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個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性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攘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卽是平平妥妥的。卽是察乎天地。○耳目口鼻四肢爲形。視聽言動持行爲氣。聰明容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容知恭重爲魂。所

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常人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卽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真至之理。皆著見以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爲恃乎。以下太極枝辭。○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爲陰。故陰者陽之不足也。女者男之不足也。惡者善之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締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五非土也。卽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體常住之真。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爲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宋學商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等均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明道之所在也。愆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不愆不伏。不橫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反。是橫渠之所謂道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卻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來。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卽在三代。其遞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



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維漢祖宗縱到嬴隋操莽固未嘗漸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行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污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居寢語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卽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興若道如何是敬便有密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嘗知得真切聖賢修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容人之所以體天者若必以爲根塵則天何爲與此垢累以戚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

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纔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天理自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卽是洞徹源頭。賢人卻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子舉張橫渠曰。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闢楊墨。卑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未理會。卻據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未響。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關之有。○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爲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錢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歧。而爲二三。○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契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已。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爲之。便是私。○問比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縻豪傑。故銷市

井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本無懂懂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莊子將感應爲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惚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真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命不離乎氣也。○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峯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每歎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自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後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雖鏘鏘鏘。諸子百家。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爲懼爲哀。皆真。

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凝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累。而肆樂沉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之樂矣。○安士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尚仁。止道其用。○古人舉先民。詢於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可增有一個。是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芻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矇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已是之言。一有狗心。則不特聖人必狗。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於凌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卽覺也。但覺工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智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神發智。智之鑿處。爲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上工夫。○天德王道。王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尹和靖曰。如潦則止。如霽則行。何期必之有。

卷四十一

甘泉學案五

侍郎許敬菴先生學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

中計典。謫鹽運史判官。萬歷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阜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中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二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尙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尙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

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過而鼓吹出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艷然曰。迂闊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同。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難。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原學篇一。○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

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曰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卽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派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原學篇二。

○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尙知解。而尙體驗。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盛德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雖離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欲羨。乃見其進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爲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僞爲於外。與夫修之未

至而欲速助長操上人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閒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妨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爲蕪稗所傷而已管孟我疆○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說存養易嘗有看見察見面說牴牾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觀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絀如有所立卓爾又卻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儻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合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管陸以建○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



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諉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答朱用輜。○所謂天則超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妥。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答沈實卿。○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別。爲是見解虛實耶。爲是躬行離合耶。爲是身心枯潤耶。爲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真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俗例談說高妙爲透性。某方恥之而不敢翁。更何以教之。簡羅近溪。○老丈以毋意爲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躡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淡泊尙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爲己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真令血氣之私銷鏤殆盡。而此理盎然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卽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李同野。○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己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

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與萬思嘯。○人事自爲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卽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事。與鄧定宇。○自心妙用卽是涓涓之流亦卽是汪洋浩大之海。鄙意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洪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與王東崖。○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卽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卽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答胡禮仲。○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物真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渣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麓。○鄙意格物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宇。○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閔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直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

智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卽是恆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率性之爲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爲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爲帝則爲明命。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卽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卽靈覺。卽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卽寂而照。卽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爲性體。而明覺爲心用。是判心性爲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卽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卽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爲體。而以常明常覺爲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

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曾刻衡齊所辯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劾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爲鄒南皋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皋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諡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卻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

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 辨學錄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卽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爲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爲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爲善之心不可有。爲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爲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爲惡乎。如此爲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爲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爲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爲惡心。併無爲善心。併無無爲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處。奈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

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爲善之心。而後爲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爲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爲善。猶恐爲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爲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卽入於利。出於善卽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爲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爲之又爲。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爲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爲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閒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法景星卿雲。無

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肯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其善。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卽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意。爲無所爲。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孳孳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路矣。○夫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真性。把吾儒這個理字。

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乍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顛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噉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纔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振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闢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真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卽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筮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二氏。曰。不然。儒佛旣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旣渾。詆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爲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惑世誣民之嚆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爲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爲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



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爲正耶。○吾儒之學。以理爲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爲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智。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視。而天命真視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即視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視之理。亦不可得而視。聞以天下而無不聽。而所以能聽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容知。而所以能容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漠無朕。未發不爲無。已發不爲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視。故能視。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視。而所以能視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視。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

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裏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旣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卻說欲是去不得。吾儒說存理。佛氏卻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爲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卽仁也。何如曰。此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爲形。視聽言動爲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爲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爲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爲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爲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爲形而上者。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

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卽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 疑思錄

格物卽是講學。不可談玄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祕。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卽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

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闐然知幾。卽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源。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

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己溺己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慌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爲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卽是存。不能求之心。卽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爲兩念。則心誰去。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爲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有天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天爲變。以壽爲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爲變。以譽爲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爲變。以得爲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變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天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

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爲齊。天下富強爲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爲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甯一便是參前倚衡真境。第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輝問。性有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卽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嚙齧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卽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爲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夫爲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爲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爲處。必有羞慚。卽故爲處。亦必有遮掩。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久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自爲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爲主。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末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

有命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動。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觶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穀觶。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問變化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尙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

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疏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惺惺。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概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



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明能聽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爲天地根。在佛氏爲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聽。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卽當爲善。卻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卻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替。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卻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爲仁義。○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轄之反

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虛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爲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爲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慌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爲率性。達之天下爲盡性。不忍穀艱爲率性。愛百姓爲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

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測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覓鯨。此時固有慌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覓鯨。而眼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旁皇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

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卻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丟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爲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基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孳孳爲善之後論也。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蹠則爲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誘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誘之曰。我不爲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蘖尙在。養此幾希之萌蘖。尙可爲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旣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恆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

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於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 卷四十二

### 甘泉學案六

####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尙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中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

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醉經堂集解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身心性命解。○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德仁誠解。○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川上解。○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

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詞。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己。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怨己。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解。○大學中庸。賈逵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家語曰。察

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至善解。○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罟獲陷阱乃已。時中解。○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鳶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爲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關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知止。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卽人所不見。獨也。戒慎恐懼。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不愼。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爲贊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愼。獨。終乎愼。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旣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愼獨爲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



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贊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贊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蒞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卽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肖蓄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蘊。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省己。責己。舍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修己解。○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沒。七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

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無書可著。孟子解。○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告子解。○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真。惡知非有舉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解。下同。○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儼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慕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說。○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噉蹴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求放心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立大解。○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箪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皆失之矣。大行不加解。○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夷齊讓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不謂性命解。○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經解下並同。○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畫文之象，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子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玄玄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傳習錄。

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千週。恍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爲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玄。徐榘。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內則前一段。當爲孝經。曲禮雜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考。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易解下同。○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象。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象辭。象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易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卽坤。坤之順且正。處卽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

與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卽坤。坤之不用處卽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卽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卽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六九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可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慎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慎。書解。下並同。○堯舜皆聖也。堯會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也。詩解。下並同。○關雎。秉彜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牆。○豳風。豳雅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丕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

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下並同。○恟慄威儀。鸞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略。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並同。○春秋責己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冀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敬語非臯契伊周之徒不能道也。○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下並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爲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關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爲漢唐儒者一人。○鄭懷或宋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持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言此。然正叔所造。豈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問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僞。雖然。凡僞僞未有不假真者。僞乎僞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

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爲斯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僞。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况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道。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違。人猶有憾。孰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氤氳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程子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爲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己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

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又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者。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祿壽昌。孰不榮羨。食色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悔。倏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吏部叔龍書。○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而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



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誤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誤。皆緣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正。存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寥寥千載。得聖人之傳者。三子也。答顧叔時季時昆仲。○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傳之緒。自是儒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

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疑冰者。無怪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橫正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尙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咸言感。貴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爲本。謂成己成物並切者。方芸己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今又置之於子子獨處之居。納之於天壽不貳之地。刊其華。剝其銳。使之反初。觀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答李中丞見羅書。○大教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知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羅布衣反己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爲舊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

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己至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己者。天必祐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答書。○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致一束。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概兄。自稱者概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爲訓也。敝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弟。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卽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顧叔時季時。○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己耳。答原易。○禮有以多爲貴者。祀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津要逢迎。酒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爲禮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卽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爲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求備之心。則

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願兄之念之也。與維卿書。○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契蔣先生道林也。蔣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并爲淇門高弟。又曾於羅文恭集。卽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爲傳。又其行誼純明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爲國朝一人。又以見淇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卽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夢菊大參書。○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爲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本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緩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己而修身。由修己而忘己。則庶幾哉。答錢侍御。○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充其未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節。何異走日中而避暑也。子曰。爲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徐客部懋和。○往元初至吉州時。曾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宏者。論吉州人物。謂聞之故老叟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若三羅是已。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旣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

張先生之言。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爲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概覩。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答汪吉州。○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己耳。楊子雲有言。君子思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爲今之學。未有不欺己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可爲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謬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幸。蓋因道人既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劉方伯。○邇來士大夫。上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通才。爲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卽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共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太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余司理。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歷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殉奸相。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三月卒。官贈尚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教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與陽明無與也。

聖門以盡性爲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全盡。乃今之爲道者。祖真覺是性。見解爲病。禪詮日析。自謂至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儻侗之說。高標之爲聖學的傳。而冒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置。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諦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直命曰道。呂中石類稿序。○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釋言之。物卽中庸爲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爲公共同有。故格之卽格。知爲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己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己獨得。故致之卽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己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爲舉綱率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恆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此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

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虛處爲善。靈處爲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卽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卽識覺。卽見地。卽徹悟。卽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爲。又見格物二語。爲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卽物格。全此虛靈卽知至。凡中庸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炯然。旣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率意卽誠。任心卽正。從身卽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卽齊治平。卽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爲道。不必潛修禁止。一禁止卽遏抑。遏抑卽外求。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卽道。口講卽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三序。○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以爲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傳注未有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爲立大。爲養端倪。爲體認天理。黠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爲言。其功卽反目攝神至心。卽知至。亦卽物格。不必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爲格欲爲正事。爲至物。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爲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離訓。詰記誦聞見。皆致格中事。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侈靡而文致之。支吾籠罩。轉換僞侗。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於秦。再見於今。大學曰四體文集註序。○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



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卽一理之所散者也。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精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語上。以上使之卽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卽由之。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如由之中。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幾駁語上。是卽下學而上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下之將所由者。盡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不以聖豐。不以愚嗇。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爲孔門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用而虛無特著。凡事佛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強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玄。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十年來。忽有爲心學者。於佛氏嘗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爲孔門所語上。而篋視下學之教。爲外求。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卽理。而不交於事物。專於在腔子之內。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卽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卽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凌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復有使由。

者是爲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卽指心。凡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卽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卽理。孟子曰覺。後儒曰悟。亦覺悟此道。析言之。知卽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貫通。卽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乃佛氏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內一段。整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觀其以是卽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爲道。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竊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況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今不以良爲自然。而以爲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旣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並異。是別爲一端。則又不肯以別爲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私利爲言。此在釋氏誠爲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闢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卽佛者聞之。亦惟以其阿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顧此猶前時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真。遂以爲真聖學。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孔子像碑。○心性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

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牴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卽禪宗。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卽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卽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爲一。一悟便是卽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執爲欄柄。直豎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爲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嘗讀其書。旣因養生契禪。悅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爲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爲己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已。說不伸。乃詆所闡教法爲末務。主敬爲綴。格物窮理爲支離。爲義外。爲俗學。鄙傳註爲訓詁章句。非讀書爲遠人爲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箴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不能

遍觀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晦翁碑。○來教以天命之性爲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純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純。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爲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純。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形上。截然可分爲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爲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爲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能。非愚生所知。與呂中石。○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道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卽知。以知卽物。一斂視卻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儻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捏爲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視來論。謂統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卽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爲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與舒繼舉。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官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

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鋼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爲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卽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爲性。無乃復鋼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卻。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爲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加以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沌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已。卽謂之道。因道之脈絡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

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己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絡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爲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爲之形孰性之曰氣。爲之性曰氣。爲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卽氣也。而以爲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卽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爲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細縵停瀦。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況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歷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况等而上之乎。道學。○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爲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關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爲無是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爲仁之本。○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

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於此處看得明白耳。性學。○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是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爲學。○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卽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之說。格物。○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邱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批林國輔講餘答問。○宋自慶歷以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純龐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二條同上。○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凝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卽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

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爲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卻。而曰爲學之道。專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答朱守中。○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卻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卻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尙屬疑。○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卽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卻爲誰。○本來面目卻爲誰。絕四宣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爲。○孟子良知卽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爲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爲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卽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傳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開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方伯陳克菴尤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橋

諸儒學案上一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

百四十七人。南渡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豈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

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執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作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

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罔。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尙樸而不尙華。與其詐也。甯木。○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狗乎人。狗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

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篲也。故枕函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開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耐乎祖。音葬。○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

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王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甯死。○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鬻盜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爲難。○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籍。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

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祇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卽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



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墜。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愛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險〕設機穿，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妒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忌也。

〔刻〕督責太苛。自忍中來。培克無艾。自貪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褻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馮陵。

〔義〕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直〕志氣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弟。恭老尙年。

〔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

貴審其宜而不失。

〔自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財。當予者不予。但有矧忍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擊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訐以爲直。不傲以爲知。

〔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意見。便有伐在其中。常有陵壓人意。便有矜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精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粗厲〕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敖〕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窮理〕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

〔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知人〕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處事〕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真僞忠佞。貴於辨察。

〔知命〕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

〔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順爲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屈。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傲以爲智。

〔不明〕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不聰〕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存心〕真實無妄。

〔盡己〕言顧行行顧言。

〔盡人〕循物無違。

〔極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

〔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沾沾以求名。

〔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爲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善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著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葦斯革。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邇余習筆架。

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永昭爾之德。子夜無寐。書燈。

竊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書院。

正其心。良其背。畏無聞。慎無視。允守茲。哲可企。室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奠之粵之匪他圖。書廚。

抒厥衷。善則紀。乘有恆。致敬此。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榻銘。

齋爾宿。慎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綈。疏溫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覆。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水注。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齒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孰執其柄。扇銘。

利若鈍剛而巽。惟所致。曷有困。錐銘。

上無詔下無瀆。慎所與。乃無辱。名刺。

諧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爲鄭之聲。琴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容斯實。硯匣。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墨銘。

槩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契余德。界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權銘。

或欹或盈。罔攸式。哀多益寡。爾作極。量銘。

安爾衮。蓄爾質的。然於外。甯藏於密。筭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簡版。

疑所決。庸而濇。永丹厥心。毋爲紫奪。朱合。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爲爾逸。櫛銘。

勿爲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點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厥家畫文

彼有所染庸爾革彼而不瑩庸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研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躋壓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書籤

執斯匕毋忘秉耒饗鸞於是以療余餒七銘

操斯柄亂斯正輪銘

壘寸成尺如彼積德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屢空視茲矢庶乎直躬心端體正遐不中壺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闕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絜內外無二惟明德之大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摩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燭弊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范。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礪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解余結。鑄鉗。

# 明儒學案

## 卷四十四

### 諸儒學案上二

####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大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獄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

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曰。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人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眩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傲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安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

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纒觸。卽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

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問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尙。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 卷四十五

#### 諸儒學案上三

#####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壽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戊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右遷。舍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



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應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爲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爲藩臬。閩司之吏。中等爲各郡吏。下等爲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行。

###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爲至。則爲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卽體。事卽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而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卻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卽此一日義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不同。○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饌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

意歟。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彞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輒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嶄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舵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舵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甯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梟。諫上元煙火。杖闕。

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起吏部。乞休。家宰尹文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本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尙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答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孫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墊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

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餽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尙有嬴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小。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顯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

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得。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鍊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話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闕。不可得也。暇闕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

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卽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莊景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登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家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會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取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卻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願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崖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幾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



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爲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麓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爲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理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其於心。渾然無爲。及其有言。則孰爲陰。孰爲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其於心。氳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爲性。孰爲道。孰爲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

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亦不以余言爲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爲我兼愛虛無寂滅蓋是關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說觀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臆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張元楨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

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曰。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疎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旣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宴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歧者。別出一頭地矣。

###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紳蚤游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緇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旣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囿圖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

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嗤簡策爲糟粕。卒至顛瞽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蹀躞。不差異。不高遠。不龐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蹀躞。差異。或務爲高遠。龐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卽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旣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旣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邱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實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倅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

豈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船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元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買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狡猥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邢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鑿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證，鑿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楨殮以疏綵，或咎其薄，元楨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裝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顛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殞，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鑿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也。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密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臬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榘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某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楨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柅。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叢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彎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

認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卽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探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貞。麟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



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

###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即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

### 考文等等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

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中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尤於窮

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蘊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釋到八九分。則一二分釋不得。此一二分正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旣不能釋。則其所釋者。八九分。皆其蘊者耳。得其蘊。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釋。則物物皆不能釋。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蘊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旣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載。○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

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椒邱。○蔡九峯之學。未得爲醇。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微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廣東。以詩書變其俗。士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更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

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菴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卽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閻爲友。與醫閻詩云。黃門僊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旣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垞學易。

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做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下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

足無所措。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不可擇術哉！使皐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欄柄皆在靜上。○心常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昏亂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

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若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酬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暉暮雲。使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爲吾心註腳。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遏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口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稿私記。

###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毋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蹙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可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尙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日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遜。○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



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聲。○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轡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澄其心於淵澄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噴。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故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

有祭無筮。上以其孝行特給之。叢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聞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

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閭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尙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

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安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深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改入禮部。丁

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敝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敝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攪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常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膠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旣生之後明覺

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 is 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歸子入井而怵。惕。噫。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此理之在心日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卽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幸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



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盡。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

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

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覺。覺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卽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卽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蓋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旣美。心地復得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

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有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

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問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

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復夫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斷歟。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寃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

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卻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常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卽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卽無性。除卻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卽爲合理。是卽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卽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耶。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卽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卻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瞞肝。佛性大要。以譬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旣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瞞肝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得此欄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瞞肝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并合要



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反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詩云。繡羅一方金針誰掇。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旣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開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問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王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卽氣卽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常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

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言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曰非後也。焉飛戾天非焉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

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焉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遂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三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攏。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

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問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 論學書

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

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也。旣是人心。動靜如此。卽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

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卽斯義也。答黃筠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知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吳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以下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卽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卽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卽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則，卽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旣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

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卽自頂至踵，豈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抽因知記中辨佛書者另爲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



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之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真是玄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雜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嚴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界說有三種。識。廣識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實相不滅。非自眞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

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重習氣。分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藥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意識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遠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真。雖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者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

注云。根塵及我和合。因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不生。不滅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忽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與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惟無垢。畢竟清潔。注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識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傳相應生利。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起斷滅。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

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尚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問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登涅槃矣。真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舍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下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各爲涅槃。

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慮。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衡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達摩告梁武帝。

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始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旣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

天地也。湛然虛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生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章義。無甚異同。所當辨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天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

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大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考其言。此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倆伎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不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道。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尙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

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呆答曾夫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呆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耳。

卷四十八

諸儒學案中二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巨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旣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閑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爲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

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困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旣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

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心性情說。○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巨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大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歧而二之。入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

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一原說。○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則終亦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二條同。○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刪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謂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

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卻。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



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大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子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則心亦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

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卽是有事，勿助卽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卽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仁說：○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未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

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絀縑糅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聖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梏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卽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而感之體卽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歷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己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闢佛老而爲言也。雜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卻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瞑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錯認此理字。理卽是吾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戒懼一生心。卽此是慎獨。物欲遏將萌。乃是

敬未足。○閑邪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爲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有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卻入井欄坐。○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卽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漫述。○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敘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甯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

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腳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甯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明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與竊見孔經之在世。猶平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卽事也。事卽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亡靜。猶靜之不能亡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亡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雜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卽理也。然乎。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

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卽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卽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卽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卽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道。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繫辭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心灰存。花色落而朽在。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質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卽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後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節。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夫子之道。○亡氣外之形。亡神外之質。亡理外之神。亡命外之理。亡心外之命。亡意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困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

端附會之曰道卽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卽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緯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雜。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卽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卽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興。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誅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如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爲靈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卽空。



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薜之生。冬冽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卽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旨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卽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怒哀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卽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問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秉彝於何地耶。

松牕寤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竊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

志也。何居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消。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何塘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贈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塘。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堂。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

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崇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旣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旣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旣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

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求，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旣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塗

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先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鄒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略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尙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敍。○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章。○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

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四章。○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旣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小大。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五章。○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者。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者。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外。豈復有餘蘊乎。六章。○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或曰。周子之大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十章。○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

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迺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爲六二。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雖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震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以伏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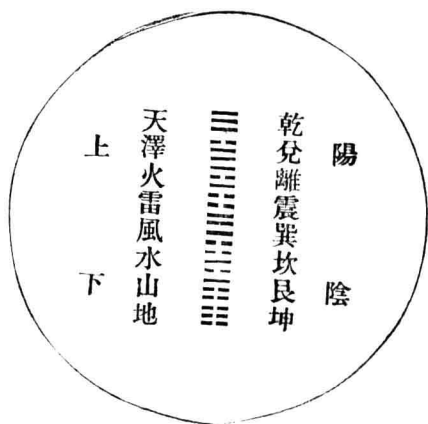
橫圖豎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人之言所措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

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一章。○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尙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霧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蓋停水與流行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煨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卽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

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五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六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精神。所見大略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八章。

###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卻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

蒸摩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尙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濠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略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濠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

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郊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恆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况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

木溫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侯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霓。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水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

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己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常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靈，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噴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眞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眞，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

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益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執己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常有時自知其非。此敷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己。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己。執所見而不易。此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靈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崇人。若夫罔兩罔象。山魃水魘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借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情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借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



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得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宵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與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兩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

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可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酷嗜仙佛。受

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萍。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子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

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子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尙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卽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旣差。難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羣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卽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入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

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卽陽卽火。有濕而能靜者。卽陰卽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卽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辨之。



# 明儒學案

## 卷五十

### 諸儒學案中四

####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構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尙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尙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

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雅述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爲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觀。天除卻四時百物。聖人除卻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未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自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卽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爲。聖人又何用強爲。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



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己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爲不足。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籠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爲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爲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後之學者。楷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卽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爲魄。氣之靈爲魂。有體卽有魄。有氣卽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

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觀矣。况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幾於不知本始。○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卽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爲而尙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真。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卽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爲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歧然二物。道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濱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羣然

變而不常矣。况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卽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尙能存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卽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佛氏教人在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會失滅，故以此爲真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卽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後世之學甚矣。

### 慎言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極也。有形者。道之顯也。○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卽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卽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不可乎。○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卽佛氏所謂四

大之外。別有真性矣。豈非謬悠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吁。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閒。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况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

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答薛君采論性書

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卽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卽有神。有神卽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閒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傳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清明純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

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書以大易窮理盡性證性理之不可以爲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 卷五十一

### 諸儒學案中五

####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

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羲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潛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爲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爲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爲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復林見素書。○昨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有不善。若無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卽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既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



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執事謂其與佛老汨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中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汨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啻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之道。卽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卽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卽知。是謂明德。

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卽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曉曉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徐養齋書。○箋話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葉也。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則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誦法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籠而實切。苟謂真儒不是康成。而顓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苟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闕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荃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矧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蓋去聖日遠。而內聖外王之學。老莊頗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經。爲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蘊者也。佐嘗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想。此三種靜觀。隨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後修之等。有二十五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與崔垣野書。○所示卓小仙事。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

則鬼道衰亦理也。辯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甌東來言，曾會小仙，述其形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爲物鬼耳。暫時爲人，忽又化去。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向，務爲崇飾，則建祠祀之，遠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九鯉湖祈夢所得吉，因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公昔守廣德，觀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蓋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周公所謂鬼神，卽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爲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爲人鬼而已也。易象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爲物，旣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爲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爲妖怪。如伯有爲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爲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旣奠神鬼示之禮矣。末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致地示物，鬼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躔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主日及四望，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於下。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名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爲類。地示物鬼，以夏至致之，應陰氣也。物鬼則百物

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示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爲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姚秦時。五胡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婆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卽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普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爲夸大。無從而猶其居。又與道家異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戶。尊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媿淺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與鄭珣齋書。○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嘗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

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旣以爲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爲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旣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爲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爲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卽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爲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卽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得而有光輝。卽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與林兆泉上元書。○試其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

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麤於一矣。不知上下。則歧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中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在用書。○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蓋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未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盍觀於植乎。漑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贏。器其蓄。翳緝其絲麻。日滋歲懋。用足而施普矣。不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與張蒙溪書。○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爲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時隨處。無入而不自

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錄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興焉。皐夔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卽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敍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皐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卽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唱之。先生令彬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爲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爲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癖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爲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魯論之書文。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觀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先生蓋讀書深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卽書誠者。聖人之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卽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

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既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濬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濬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真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爲圖。又爲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燕泉書。○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則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卽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卽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旣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



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躡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清。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清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太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親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肯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妙論。以助其空疏。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歧而二之哉。旣以親親卽爲仁民。又以良知卽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答汪方塘思書。○講學之徒。惟主

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僂。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傲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旣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卽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燦燦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資巖鐘書。

論說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榦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婦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爲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卽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爲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爲果。猶心必有身。

以行仁而後爲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嘗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卽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爲木，而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何哉？蓋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己欲卓立，此心卽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頽，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己欲通達，此心卽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爲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邱陵必聯其岫，無大無小，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於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驚。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顏子之學體在爲仁，用在爲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廩是褻，少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廩。此之謂也。仁根於天，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

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說。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于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爲而爲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聰。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歸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媼。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爲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爲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

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爲一。惟木不然。揆接斬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荆棘。其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荆棘必剪。猶惡之蓄。逮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木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爲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哀懼無節於內。胡爲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爲身之本。明於無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爲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爲而偏乎。必使身能爲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烏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論。○道也者。無有精麓。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日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懼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

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疏。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容容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灑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眞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眞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

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爲己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與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滋漑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卽在源中。日月容光。卽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卽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卽在大本之中。堯明卽在欽中。舜哲卽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凝道說。○理一而分殊。統之在道者也。夫子贊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卽氣也。氣之有條。不可離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大極一言。乃疑陰陽之

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幸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卽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極。二氣分判。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地順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覺悟爲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祇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原理。○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卽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恆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爲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



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爲殺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遠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爲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空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爲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絕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粲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臯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禮。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爲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爲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之以爲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贊易也。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反對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既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辨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由己。其惟獨乎。慎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

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爲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爲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爲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傳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爲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蓋遜其志。敏於學。則道日積。苟不勉強學問。以爲道。則非吾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蓋教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苟執圓明覺悟。以爲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日繁。仲尼刪述六經。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有。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不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己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雖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爲功。有苗效伯鯀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爲賢。而况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清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感於異端。違離道本。而畔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故教人。一則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爲，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禮文爲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觀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蕩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與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其爲我也，有類於不敢爲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其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爲宗也。司馬遷引墨譏儒，崇黃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次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攝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其所擴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爲致此哉？况六經藉孔子刪述，要而不繁，漢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黃老大行於漢矣。佛雖興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僞而矜，言妄而誑，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嗟乎！傳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教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廢者也。後世學尙超異，凡經傳

皆以爲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子詳說而贅爲之辭。原學。

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宏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鏊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書。大明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儻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執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儻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求放心說。○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恟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

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况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答陽明。○中庸一書。子思反復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愾四字。觀其由尙綱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爲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况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况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疴養疾痛。漠然若不相關。而况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卽應。觸之卽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酬酢克。

中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疾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卽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疾病。既有疾病。則必歉焉而不自安。慙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乖於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愆。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邸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膏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卽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顯頊。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禘。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旣用其言。交人莫登。

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前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爲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爲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元陰爲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恩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尙匿元所先生劾元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

論學書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慮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尙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噉爾蹴爾睨視類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



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字。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尙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亦失之。懔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功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爲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斯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卻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鐫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

溲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淺陋。豈敢致疑於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次爲書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與郭淺齋。○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實上實下功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驚愈遠。自古許多好姿質。志向甚正。只爲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岳爲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卽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聶雙江書下二條同。○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餽釘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待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况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誦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功之爲愈。

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摺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目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面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爲先。仁卽心也。心卽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數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

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訥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訥，真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卽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於剽竊徇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途，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旣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此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

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撥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摩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與黃泰泉○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真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捏附會。恫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失其團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爲大言者也。岳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者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真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真切處。卽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

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答張甬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佶佶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語之而弗思耶。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調典。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且晝之爲有以害之也。且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立乎其未得者。不爲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未得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爲揣摩把捉。以冀此心之或存矣。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與得通謂立則磬折。如人援物。予己已受得之形也。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燕居告溫溫。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

立容辨卑無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爲闌。揚讀爲陽。休讀爲煦。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闌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溫潤不變。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爲齊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圍折還曲行也宜方折之謂小僂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趣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端拱曰翔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尺接武謂每移足半蹠之布武各自成跡不相蹠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無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噉謂響聲高急如噉之號呼也淫視謀流移邪盼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髻髮也謂垂餘髮也免去也褻祛也以上皆言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階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至不入皆不欲干人之私也扃閉戶外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令入戶雖不奉扃在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踐踏也階躡也趨猶向也隅角也既不階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衣裾之撥。足之搖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恐汗席也。僂。僂先也。勦者。取人之說以爲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執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往。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隱處也。不窺密。窺聞人之私也。旁。泛及也。泛。與人狎。不恭敬也。報。誣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訾。猶計度也。

容經曰。周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沃。古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因復也。旋如濯絳。跽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微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頂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法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法惟實用其力漸見功效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此二句於先天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也。往古來今日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往者往古之謂也。自巽至坤。易中謂之知來。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胸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地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須一個主始得。○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個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先也。○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為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黃後

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一念到時。鬼神皆通。○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既知此。而猶以格物窮理在誠意之先何也。心不放便是誠意。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常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胸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蘊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己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真。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知崇禮卑是。○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旣曰主一無適。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倨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功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矜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握玩弄。爲貫通萬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

字。盡有視若微纒。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原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譎也者。幾希。○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己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蘊畜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哀哉。○凡事物未至。而先立個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使一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宰。而氣反挾之以動也。○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宏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賊之亂。召用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矣。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讀書劄記

孟子茅塞之論。深切學者病痛。天理良心。虛明自在。坦然平道。若大路然。人心一動。七情交雜。遂夢如也。充塞既久。些子虛明。透露不出。與茅塞何異。則所發動流行。皆爲形氣物欲所使。真無別於禽獸矣。極力芟夷。開除荆棘。以還大路。學者宜自勉哉。○閒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闕疎。斜徑滑習耳。其原又在好善惡惡。未能真切。故坐悠悠。養成此思而不自知也。若欲去之。其幾只要誠意。誠意卽慎獨。慎獨卽是敬。○端居無事時。且不要留心世事。遇不平有動於中。則失了自家中和氣象。此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人爲心害者。不獨富貴飲食男女之欲。凡山水書畫古今事蹟。與夫將迎顧慮。往來於懷。未能遣去。其爲害一也。大抵廣大寬裕。盡置外境。而休心自如。方見本性。○草木有氣質而無知。鳥獸有知而無覺。覺乃聰明穎悟處。知其當然之理。幾微畢見者也。故伊尹以先覺自任。而孔子亦以先覺爲賢。可見若但知飲食男女富貴。求遂其欲。而不覺其當然。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萬物形於有而生乎無。成於實而本乎虛。故制器者尙其象。崇其虛。所以制用也。人之於物也。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雖聖賢猶夫人之耳目也。其所默會心通。窮神知化。固不在於形聲也。詩無聲無臭。蓋言形而上之道。天德至矣。○近世言大學格物義。議論尤多。或以格爲正。如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格。正與非對。下云一正君而國定。彼以爲正是也。此於正物無義意。或以爲如云正是義。正當也。又於物字不照應。或以爲格者揆正之也。格物知本也。如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又如大學絜矩之義。且謂朱註以格物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如此言意雖近。而於本文義。恐未盡會通。終有支節窒礙處。愚觀書贊堯敬德之光。曰格於上下。舜典言巡狩。至於北岱。歸格於文祖。又禹征有苗。三句逆命。舜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言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皆有誠感通之義。夫我格人。人之格我。皆以理通。其實一也。朱註謂窮至事物之理。與易知至至之義同。本亦無害。但於感通之義稍殊。故至後議。日紛如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彼固聖人之事。而學未有不由是而得也。原格字義本扞格。有未通求通之義。猶古治爲亂以治亂而曰亂也。蓋萬事萬物。盈於宇宙。而備於人。原於天。而具於吾之心。惟於氣稟物欲。或有偏蔽扞格。故於明處無由可通。只以吾心當然之理。精思熟玩。引伸觸類。活潑潑然而來。種種皆化。物物皆理。萬物皆歸一。太極也。知豈有不致。意豈有不誠者乎。○非禮勿言。之訓。程子之箴確矣。大抵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言行相顧。自不敢爲多言。况有悖入與戎損氣之爲害哉。抑嘗驗之。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爲學作事。忌求近功。一求近功。則自畫氣阻。淵源莫極。楊墨告子之徒。霸者之功業是也。聖人無近功。故至誠無息。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若顏子未見其止。孟子深造之以道。是不求近功。法則參前倚衡。而勿忘勿助諸篇。則又其步級也。○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蘊而未感。故爲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爲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爲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性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者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

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良。其背不獲其身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眞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爲無妄。中庸之謂和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物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性字訓義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闡於理義。爲剛狠給慧。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言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係內外。此性所以恆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蹟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爲內定。孟語不懲爲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當在於物。而中無所繫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翁其動。非動無關其靜。乾爲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爲無靜非也。○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爲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之於喜怒哀樂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後。

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動。亦於本心未措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蓋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易無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爲性之欲。旣言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爲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程子謂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亂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歎。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真實辭讓禮來。○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矣。○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歧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恆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患。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我程子所謂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養澆灌。方才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



心翼翼。嚴恭寅畏。克自抑畏。瑟兮僩兮。與戒慎恐懼。同是一個意。學者要以畏爲主。畏字有分別。常人之畏。只是畏事。便差千里。○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忠信篤敬。則言行自出於本心。○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比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沉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孟子謂氣動志。如厥者趨者。蓋顛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鬪。狠是氣。然忿憤則發於心。驅僕鬪狠。僕因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其少也。○心具性。先儒以爲郛郭。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爲二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

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國家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卽無事時義。義卽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此。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或謂居敬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照慮。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工。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個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在尊德性。常以心爲天。爲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功。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歧二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撓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扁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

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尙矣。程子以敬爲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 答人書

所諭靜專靜翁之功。真畜德養身之切務。卽老子所謂專氣致柔。道流之所謂修養。吾儒之所謂靜存。同旨異趨者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氣勝亦能動志。志動氣交。始有不得其理者。故志定而氣順。心一而神安。樞紐開闔。以役百體。制羣動。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不二不雜。敬之本也。中年以來。平居及多病中。時亦見得此氣象。但或爲事勝不能守。守而不能常耳。執事親得其味。後以見諭。敢不祇領。以無忘規切乎。答黃才伯。○嘗與諸生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以發明。坤道大段。是聖賢見成工夫。至於學者用工入道。則當如大學次第規模。所謂先正其心。存養主敬之事也。先誠其意。省察克治之事也。先致其知。致知格物。盡心窮理之事也。若徒知有敬而不先之窮理。則於天下萬事萬物。不能灼知。其所以然。心之知識。容有未盡。而孔子所謂罔殆之蔽。必將扞格於其間。心之所發。爲公私邪正。恐不能自別其誠與否。而決幾於取舍之際。又安知義之所在。而使泛應各得其宜哉。答毛式之書。○前日偶論及文王不識不知。與易何思何慮義同。蓋以天地間事物。皆有定理。一毫思慮著不得。故引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以見其自然。人受賦於天。具於心。一樣自然實理。停停當當。稍著思慮。便出安排。翻覆橫生。態度雜出。如榱桷大木。加以匠人雕琢繪畫之巧。非吾性本智之罪也。用私智之過也。聖人渾

成德性。靜與天合。動與天行。何知識之有。非惟不假知。亦無所用其知矣。易思慮卽是知識字。皆出人心而非動以天者也。若夫意必固我。門人見得聖人無此四字。不知聖人無意。則必固我三者自然不萌。若常人有意。則三者自然不斷。愚謂無意二字。足以盡之。卽文王之不識不知。易之何思何慮。亦豈易能乎哉。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過卽有意之私。其害不小。人心萌動。客感物欲。便來乘之。沈冥固蔽。些子虛明。透露不出。吾人苟知性分爲吾物。百年易過。天理當還。如老將麾兵。三軍克敵。力求蕩掃盡去。或未盡。而後來者逐漸去之。去盡爲大賢。大半盡爲君子。全不去。則爲小人。可不懼哉。與吳亞父論學。○王氏之學。本諸象山緒餘。至今眩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借如所稱致良知一句。亦只是大學致知二字。又上遺了格物工夫。則所致者。或流於佛老之空寂。而於事物全不相干。故其師友相承。率多夸大浮漫。而闕略於躬行之實力。且號於人曰。是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其可以欺天下後世哉。此意甚不難知。尙有聰明堅持而不解者。抑亦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污隆之幾也。生竊憂之。而讀書劄記第二册前。實闢其說。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其人持守端慤。蓋士林不易得者。答羅整菴。○大抵吾人所以少能自立者。患在中養不定。而處世實難。中定則無難處矣。故敬以直內。則便義以方外。內外相應。如影隨形。非有異也。若根基不同。則世間萬事。一切利害。皆能震撼搖奪其中。顧吾無以處之。如蘇氏所謂隙中之觀鬪者也。答熊南沙別駕。○程朱論議。本諸六經四書緒餘。未敢謂其盡得先聖賢心術精微。如出一口。而路徑步驟。亦自不差。學者能會通於博約之中。循途以進。終無所失。近學謂其凡近未足以動人也。立爲高闊汗漫之談。以震眩人耳目。天下聰明之士。靡然聽之。師友相

承自謂前無古人矣。不知內少忠信之基，中虧踐履之實，則所謂下稍頭無著落者也。向與黃司成泰泉近得羅整菴先生書，每念及此，而執事又秉衡軸，當世道學術之機，轉運於上，若於此而明示之以好惡，天下士習有不翕然丕變者乎？答熊太宰比原公。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韙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味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關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侈，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暘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理，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

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與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辨學

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如謂心之靜定虛靈，卽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信心任情，無庸積漸。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人。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所以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才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缺，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譎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菴之論格物也，似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斂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

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卽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卽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已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卽明德。正物卽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歷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民用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於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性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

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即聖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察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大學稽中傳。○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虛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即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即我之道。而意專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而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畫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幹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誠意原。○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



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則蕩。動極則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著安而利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於天理。而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益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賓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睿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當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辨也。作正心原。正心原。○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物。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常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嘿。有子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

之妙。不是之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愚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絜博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曾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與弟之心。今之民。猶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基。有儉壬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幹。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博大學者。先之以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修身。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一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尊學。

庶其興乎。管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主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未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僮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義襲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爲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卽理。理卽心。何以言存天理哉。止言存天理。心尙與理爲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爲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之爲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與二理。惟無私貫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善爲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卻聖人之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又何爲學爲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真見。○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

意思在。卽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卽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慚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阜隸。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真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略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卽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

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卽是私己。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爲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卽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爲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掩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我夫子我欲仁。斯仁至矣。說證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強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盡。○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個。又不用裏面許多節。

拍卻只守得個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當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平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而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爲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卽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

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眞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爲學要以心爲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石經傳皆以明此爲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麼快活○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平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念之妄純乎道矣○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攘○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卻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卽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舵心一不存則惡生舵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卽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舵亦未嘗離也學者卽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卽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俱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牆垣。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誠存。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脈。其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絮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問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籬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



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籀桶者。有一論。尚欲表顯之。况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籀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個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旣以周子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馮甘泉書。○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答羅達夫。○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爲未離乎意。

此爲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爲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爲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爲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同上。○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毘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味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法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朱學問答。○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張叔平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以求仁爲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

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求仁問答。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入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既獵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有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喜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邃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

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知。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推致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乎。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敬粹言

嚴威儼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淫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與聖只差毫釐。此千古名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學知爲己真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在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爲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不管乃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卽所以養心。○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何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辨說。勢擊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與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跖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

口耳之蔽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蔽。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慎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閒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升。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有缺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爲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狎狎。狐之綏綏。鶉之奔奔。鷓之揲揲。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知。禽獸羞伍。是故修道之

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鳳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初好養。生家言。於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仰之書曰。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歛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卻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猶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爲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卽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爲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爲事物而非體乎。宜

乎以爲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著此語。

約言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豈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卽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道一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潛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徇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執知以爲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謁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出於私已。非感應之正理也。○

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未發之中。卽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己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涵養本原。窮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學貴守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寂然不動。萬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物各付物。而於己無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若無事時。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執滯焉。此所以患其多事。而不知所以致是者。皆私欲累之。而非事累之也。○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也。又曰靜中無物。指私欲而言。○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卽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卽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卽太極也。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峯心妙性情之德。與橫渠之失同。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所偏。非也。理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爲大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



乎性命。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生，卽養性命之道而不亡。考子集解序。○昔程子謂司馬溫公曰：坐忘卽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也。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言固如此。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忘者也。惟智者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不始於思，而終於無忘。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大智，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忘也。天下之理，本同未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奚道宗儒學之辨乎。今儒學卽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坐忘論序。

### 遺書

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事俄頃之跡。今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爲大累。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良知之學，學者旣以此爲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爲助。不然，恐徒爲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爲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爲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

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夫所謂眞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爲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爲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會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卻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求放心。卽是敬心。居存而不放。○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怠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爲。誠則無爲而天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卻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可謂陰陽卽太極。不可謂太極卽陰陽。○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曾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爲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爲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徵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人。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

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謚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釋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常養。還須讀此乎。

周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按先生答周汝和書云。陽明盛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率願。第今爲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歲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書可據。庚辰之見。真爲烏有。逮至辛巳秋。文成歸越。隨卽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已於三月不祿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 太極釋義

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爲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爲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

而考亭於圖解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齋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鞅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爲陽之體。靜爲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爲陽之用。靜爲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混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爲乘除。而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奇耦言。○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婿。子感於婦則甥烏必其如舅。孫烏必其如祖哉。○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糝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

燄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糝粒白穗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况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成者哉。○問水生木而水無所滅，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其燄燃，體溼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己，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上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本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爲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力所能辦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疆，非火所不能生。今湖澤之中，或浮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邱，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二，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揚。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適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物也。○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爲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以此。○人心最靈，是心卽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天之

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原。大學之閒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乎庶民。盜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

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綰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謹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闕。乃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囿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囿之。而歸咎於天可乎。○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爲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爲之末務。無不入於粗穢。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爲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蹈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空山獨學無朋。師心自智。無乃可惜乎。

### 語錄

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

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畜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而生。○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終下不得手。○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好色好貨好勇。學者做工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即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好樂忿懣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乃何以明明。



德於天下哉。○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宵冥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卽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癩。祭魚雁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使草木萌動。秋來使草木黃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顏冲宇先生贊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皋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旣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叢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卷五十四

諸儒學案下二

盧冠巖先生宁忠

盧宁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牟。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

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卽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爲善而當爲。何者爲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爲善去惡者。物之格。蓋學求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爲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知至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概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

知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爲體。格物爲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卽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然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爲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爲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時得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是爲良知。知卽性也。良知之發。無有不善。或流爲邪妄。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常戒慎則心體自明。務平恕則物宜自順。○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說得最是。蓋生卽氣。氣便寓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爲氣。而深闢之。是氣之外。又別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爲二乎。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遂使性亦有二。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迹。氣卽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言。蓋防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一其性。理也。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蓋權人二之也。性卽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說著個性。卽無不善。其爲不善。氣有雜糅。而性爲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清而純者爲賢。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

曷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爲其論未及此。○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卽孟子言性善。不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暗。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爲已發。至日暮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爲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起之時。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靈而至寂。不測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卽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遠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爲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茫然不知體察。則其流而爲邪妄。直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蔽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不危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辯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真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

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兒。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疇穢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知行一。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泛求於費。使有遠人爲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卽莫見乎隱之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睹不聞。卽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隨在各足。○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瞻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爲之。故失之逾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子。求事君之理於其臣。求朋友之理於其先施之友。求在外者也。執柯以伐柯者。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隱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卽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齋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甚實。似寂而甚神。纔放下。便沉滅昏雜。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鋼。梏之反覆。其真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卻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真。卻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爲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爲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靈。則非

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學者涵養。須於靜中屬得有物。動時卻自無事。乃不偏著。○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潛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萌。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卽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爲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三者各自爲義。則其以爲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爲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則卽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卽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無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蓋言樂也。然則如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蓋德性之知。我自有的。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惡乎用其謹哉。○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爲最先端倪。絕無一毫夾雜。少頃卽有許多計較遷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遷就。卽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隨地生幹生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貫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者。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天地雖閉塞。而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靜言。纔說靜。已是動。○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爲苟得者。道心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并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閏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圖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閏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閏範圖說。

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竝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進貴妃貴妃答以寶鑑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鄧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人日即不忘年五十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坤吟語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巨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嗚呼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段並同○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嘿不狂說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



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樽俎言其位置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卻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月事物看得太粗。只因不會理會。理會得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腳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爲主張。此二字一時離不得。得一只在萬中。是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饑食渴飲。倦眠醒起。冬爐春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二段並同。○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真味。○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攷古。恥於問人。聰明自己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以粗疏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騭。真孟浪人也。○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

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勸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日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捧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思之業。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平居時。有心詗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哀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卽此便是不放心。存心。下五段並同。○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

之學。○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圃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修身。下二段並同。○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卻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詠。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齋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居敬。下段並同。○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主靜。下段同。○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

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省察下段同。○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克治。○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駁雜。世俗氣味矣。是以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狗聞見。致知。○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者。與天遇。力行。○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矯。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諂。直言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爲發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慎言下五段並同。○世以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異之有。○在邪人前。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况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

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學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反己。下三段並同。○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揚。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的人。欲人欲。即不好的天欲。理欲。下二段並同。○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爲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尙。反經以正邪。惡復誰望哉。善惡。下二段並同。○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 別錄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省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孝子之於親

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之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割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爲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贖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爲尙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所授受，曰：「卽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雖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吾輩讀有字之書。卻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觀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俯仰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爲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從來文人。概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皆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在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文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卻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

體之自見。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子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崐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陪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條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卽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書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撥拾粉飾以爲出身



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曾不爲異。非其實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徑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羣起而相攻。而護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闢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尙。而闕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闕略。以爲可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此。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道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尙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徒義改過。沒齒以之也。再答李贊字書。○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

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緩急。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淬而不粹。暫而不恆。虧而不滿。夫滿然而仁。具油然而仁。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下獨豐。人不獨奇。人不獨得。物不獨闢。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瀰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疴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鬻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鬻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園闢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曠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暱也。木也。及其既暱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颺陰靈。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

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辯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斲於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眚。周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療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療。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今。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卽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苴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爲猶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仁體策。

### 曹門學則

無我方爲真我。○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減。當其現在。不乏毫釐。○講學愈精。則愈寬。愈高。則愈卑。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心之在人。雖夢寢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睽兆。常靜故也。○晝游雖樂。不聞遇宵而悲。春景而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惑矣。○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概違心耳。○如何存養此心。曰。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聞見遮迷。○仁心之德也。而

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洪濼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闌闔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鄉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墟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豈其爲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菴。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兗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慎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至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尙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旣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清。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己。陞南京兵部尙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雞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諡忠節。逆奄之時。折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

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芭大社。歸又立伊維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夫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息也久矣。人人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耽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換。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入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自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得學問。涵養。而必曰。主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眞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

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原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敵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學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弟維祜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問答一條。

# 明儒學案

## 卷五十五

### 諸儒學案下三

####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旣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

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疹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眞宰凝定。氣自墊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



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的眞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嘿。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鬧攘時多。則氣雜。要知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木癡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惱。磕著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覺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旣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牆壁。皆聖賢矣。○有事只是一個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閒時。則正襟嘿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凡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卽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頃停滯。卽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雖動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凝神。內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

根蒂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腳。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欄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真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玄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慎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歷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一片虛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別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卽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若是真思。卽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養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會長。白沙詩云。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玄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詩。須臾身境俱忘卻。一片圓融大可知。卽此境界。是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咸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交繼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化。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

輕省。卽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卽謂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巨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搬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顛倒錯亂。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大道不分體用。治人卽是修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卽是心性上欠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無感應矣。○爲人子弟。日用間安視膳。溫清定省。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兄長之前行之。絲絲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卽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卽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卽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卽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顛倒迷惑。沉淪生死。爲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燦朗鑑。到處空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爲知者。○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爲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之本然。譬如冰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汨沒。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雜銅中。百劫不壞。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今人病痛。只爲心不在軀殼內。所以形容氣散。日趨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昔賢所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內運用。保合不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神識。渾在外面發洩無餘。安得不敗漏銷竭。以至死亡。○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營義訓明亦訓動。卽魂也。動而明者爲魂。淮南子曰：火氣爲魂，地氣爲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天道日月相推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生光，魄附魂而生靈。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卽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向晦安息，魄用事也。魂卽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則沉，在夜則爲厭寐；在晝則爲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爲散亂馳逐，在夜則爲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爲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宇光朗，爲賢爲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橫行，邪暗蔽塞，爲狂爲愚。魂不守魄，則官曠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竭，爲病爲死。故曰：載營魄抱一，載者並畜同處之意，抱一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 四書攝提

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身。處困者，畏天凝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已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殞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君者，先意其必亡，遂委身棄之乎？世儒不達於爲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喪其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恆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僖父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著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博士家終日尋行數墨，靈知蒙閉，沒齒無聞，皆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



民物爲幻。以空寂爲真。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爲氣。以無形爲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爲聖人。分理氣爲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別求主靜窮理。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醞釀停毓。然後發生。有身而後有天地萬物。無己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己重於天地萬物。尋常行處。常知有己。卽是放其心而求知。○下學而上達。一語爲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爲開卷第一義。學習卽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卽知卽好。且樂故悅。蓋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爲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爲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已卽在其中矣。○知與識異。知者太虛之元神。卽明德之真體。太極初分。陽明爲知。陰暗爲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爲陽魂。猶知也。月爲陰魄。猶識也。在人。旦晝魂用事。爲知。昏夜魄用事。爲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宰識。故旦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爲主。勿爲識奪。卽知卽止也。知不能爲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當主。便是知止。○自欺最是雜念妄想。爲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空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爲欺人。祇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苟且。不能致知及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欺。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爲至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恆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爲始。

始於知止有定也。欲誠必待擴充。所以自慊爲終。終於物格知至也。○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來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掃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焉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爲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亡。反以知止爲難。失之遠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苟夢覺不一。任人卽爲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近代致良知之學。祇爲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爲虛影。而所致無把鼻。須意萌然後知。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鶻突做起。卽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敵應。不管好醜。一超直入。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既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那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夫子始言中庸。中卽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

日用卽中也。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卽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卽兩端，兩端者，執而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爲中，是執一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有熱；夏有大暑，亦有涼。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中卽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未發混同，所以爲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此。若但有喜樂，無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爲和者，中不可見聞，和卽可見聞之中。中無思爲和，卽思爲之中。無和則中爲浮屠之空寂耳。聖人言中，向用處顯，所以爲中庸。教人下學而上達，微之顯，隱之見，誠之爲貴也。○未發在未有物之先，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既有爲之後，器也。形而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未用只是兩端，兩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者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合虛實有無而一。○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卽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道由路也，共由爲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心人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誠。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玄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爲道。卽切身心事物，人苟昏迷放佚，氣質用事，雖實亦虛也。故聖人教人擇善固執，只在人倫庶物間，神明失照，則荆棘迷路，神明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談玄說妙，捕風捉影，盡屬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問天地不二不測，曰：太極未判，渾渾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爲一而兩已形，以爲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不二者，非一非二。



之名。陽動陰靜。翕闔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人心推已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萬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受擊搏拊連。器成兩音。是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空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以致知爲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靜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當尊德性。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躬行矣。德性實落。全仗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心見性。爲浮屠耳。離德性而道問學。尋枝摘葉。爲技藝耳。除卻人倫日用。別無德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學者。率由之。非記聞之也。○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德性之虛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日之間。無思無爲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然不動者。百年常住。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無思無爲。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問學者。亦風影耳。○身無邪動。卽心正。心無欺詐。卽意誠。意無曖昧。卽知至。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卽物格。○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粉飾鋪張。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闡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真。使人斂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靜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慎無傲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爲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縛桎梏胸臆。以爲操心。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慎獨當如此。畢竟張皇隉杌。如捕風繫影。徒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卽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內外渾融矣。○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卽氣也。無氣卽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氣卽理之實處。○

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善養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迥隔。大抵氣質不用事。卽是養氣。德性常主。卽是集義。○學養氣卽氣是事。但不可著於氣。平常執事。凡事皆事。但不可著於事。著事便是勿求於心。事在卽心在。心爲主。事不得爲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卽事是心。不必更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卽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養氣是徹上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略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器之類。拜於旣葬之後。孟子爲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羸。止境上不入國也。襄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爲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卽返魯。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二子死久矣。當世爲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爲我。墨子爲人。當時遊士。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爲爲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氏爲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

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爲楊墨辯。不知爲當世不仁不義者辯也。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濶。日月之光。觀波濤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濤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說者顧謂觀濶。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夫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略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默坐。不於人倫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爲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宏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過責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士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撥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

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遲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狗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螻伏尚多。邪類鷓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邢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廬獨講

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筭一線。極渺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真千載沉綱。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喜怒哀樂。稍有益溢。

便是氣。○常存此心。不爲氣動。卽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 卷五十六

#### 諸儒學案下四

#####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內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鑄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鄮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聽。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

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值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造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促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况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鄞。臣始太息絕望。鄞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鄞。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鄞。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使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編激恣口。吐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適爲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誦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人此

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值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輿出山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輿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輿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卽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給。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尚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

不死。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辯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其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其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豁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鱗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籠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



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味。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齒而出。則爲雷霆。迫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爆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此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鋼城千重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疇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板板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輒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鐘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尙有手法。孟子所

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掙搏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砒剝。不如溷溷大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爲。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宏闡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豈得無思無爲。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卽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元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刊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爲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冥息。泛泛說虛中寶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導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

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徹。若思抑先信得徹。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眞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牆。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氣萬千。費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煙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過太極。雖舌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輓轡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馨香。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敵。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綱縵。說不得。一生初。旣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折。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微。禮樂五起。中間變現千。

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問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少照。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礙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某云。累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發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卽此是本末一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採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教卽學識性。卽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強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氣。氣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汰沃齋。

頭。蔣先輩以册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疏。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元谷。以此興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生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慚懷。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興。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迺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貴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襤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酬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歧。錯下心目。○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時。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

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卽兀坐靜參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尙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蔬食。不是黃蘗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攪搏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難處。鬱翠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縲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墜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眉毛。○賁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造次。顛沛如一大副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姿態橫生。

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卽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祇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冰。冰散爲水。水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冰才水性。亦猶外道說鐵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問如文箕之蒙難。孔顏之厄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輊與。某云。吉凶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善筮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錢。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溘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問。不干人事。

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子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啖土。若不致思。泉脈何來。○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是天之命。○受天之命。便有心。有心。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隔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却不是也。豈是顏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為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為格物。空為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



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莫射。高棊莫著。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澹。才情亦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澹。才情亦不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手。夫不題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人有己便不仁。有己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己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精神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著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澹處簡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

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歛衽鬼神之所彈指矣○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蕃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熟伏時候個個有戒懼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敷條生育時候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兇龍蛇蜂螫鬼賊於君子性上何隔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爲性光收攝得盡○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來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鼈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拓全藉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性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僞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豸直羔馴雁亭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問未發

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蹄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畫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以包太極情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只此一事更無他知○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正與已相近當是乏與已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問忿懣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懣等項不得其正者只是從身覓心修簡不上戒慎恐懼能

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須就夢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託足。便在裏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冰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爲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草木託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穀。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工夫。便使後來譁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問不知人在敦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有。察天察地。不礙飛躍。是敦化上事。鳥以空爲實。魚以水爲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腳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靜坐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困之而不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困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基。爲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

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爲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個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卻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卻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個鬼神，去剔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祕。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爲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惡變現。手曰：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爲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爲精氣游魂。○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輒有形。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爲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爲災祥，在人爲寤寐。在日用爲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弟臣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爲人心寫照，卜筮之鬼神是爲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善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思，思想生妄，如何得道至誠所

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爲他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日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品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峻血交心。聞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爲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爲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卽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卽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爲理。氣數爲數。猶不可分性爲理。氣質爲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爲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爲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脈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卽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

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在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他如備電燈以準刻漏也○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善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善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膝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穀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脈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爲天地療得心痛○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此起彼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迴此不轉迴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爲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如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月白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

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犢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電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費許多圖惟。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青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臯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因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滌問業下段同。○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



諸儒學案下五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司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徹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耑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從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戴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信。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

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滿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著。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卽知玄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之平常百倍。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倚賴。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中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中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披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中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中甫本遊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中甫造戰車。旣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

至白下及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謂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葱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解，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生自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 天命解

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遠水，非修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爲性，而用力乃在修道。○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覩，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爲道，衡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可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爲虛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爲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成若吾天命之性，此卽不變之道也。水

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而必不能無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絲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懼。○此所不親所不聞。人以爲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爲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爲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影象可得。故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親焉者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親所未親。恐慎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瞪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親也。無別聞也。有別親焉。有別聞焉。卽謂悖天而喪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慎其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人具一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舉好惡。繇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囚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爲生殺。次之爲予奪。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

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爲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故夫可觀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觀所不聞而爲睹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地之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論量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證心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破齋。信知此事。真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細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心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見。去其害心者而已。○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死兜兜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盡。却欲覓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紜而來。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耶。○心旣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一無鑑別。而與爲模稜。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真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

實無所愛憎。蓋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爲見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爲見心。故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靜。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灰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敝。又有曰。流水不蠹。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

應事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逼迫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於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安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紛紜沓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功夫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務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於循理。雖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安如貼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驗之事乎。先以順

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而饑寒迫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體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君父簡命。諠不得辭。當恁麼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行。而卽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豈遂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卽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尚微雜礦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爲我一爐精金之猛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而知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己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己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己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常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己。見出於智。見出於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

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於大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熱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後半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亡。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崑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啟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與金正希書

盡心存心兩語。尊旨劈提盡心一句。撇倒存心下截。弟瞿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囂不雜。居靜不枯。



作止垢淨。有無斷常。泯然消化者。卽西竺古先生。涅槃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卽意必固我四絕者。是猶龍氏亦云。眞常應物。常應常靜。此不待擬議。不假思惟。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資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團。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法。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汝。不滅亦由汝。或卽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弟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尋求。又虞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爲渡筏。迺尊旨。又以著一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削波。波。何能平。說得極切隱病。然顧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屬言何辯。卽曰我存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遞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著意念聲塵。汨汨與波。波搖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眞靈。存存又存。不在內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強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界。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冷。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得中。良非易易。若念起卽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著。非一味向意根上扒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惺。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知天。動靜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弟。雖遇上智。仲拳樹拂。不啻隔靴。卽一棒一痕。非關眞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強從事。殊見爲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門人金夢文識。

虔中偶言

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殼子罩他頭上，依舊是人。○外邊色響投胸，皮肉闌之不住，內裏情思赴物，門壁隔之不能。凡夫內外尙合，而况聖心。○痛癢卽知，知實不會痛癢。○當念起時，憬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靜照有恆乎。○鬼神不瞰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治。○問身當天崩地坼，我在何處。曰：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歇旋，又無事討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事到頭來，拚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爲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歷書，何嘗擾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之容城人。舉鄉書，初尙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倚卓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義，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自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治鑄之手。○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寒責。○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卽待小人亦然。○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渾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

○五十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菴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其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日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人生在世。逐日擾攘。全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

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闖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闖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東林學案一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成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

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卻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盡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甚之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甚。給事竝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竝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悲。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啓助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

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之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螿。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嘗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慚懷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嚙。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



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竝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鑿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諡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之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

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籠籠。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味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卽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蓋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爲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一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

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虛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竝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

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性慌。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周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尙含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爲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

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裏，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尙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子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子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卻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爾？由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

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備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洒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者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麁。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弗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罔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

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去卻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去卻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風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福。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教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人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

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李時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子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誥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求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卽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卽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卽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儀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可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卽令反觀善在何處



曰。我且問。卽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誰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恁著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善。尙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旣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蓋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卽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竝未曾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蓋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眞能爲君子。則小人并疑君子爲常人。而得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

往往爲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竝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爲心。既以無善無惡爲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爲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竝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契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子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聽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聽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綠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

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舍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卽端倪。何以他日又闕其勿忘勿助。曰。陽明日。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竝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闕。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去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儒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闕一闕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日戒慎恐懼是本體。卽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

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日不睹不聞是功夫。卽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壘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曰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肯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出於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

云是用非體。卽以明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會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況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人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籠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竊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

###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

真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脚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卽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談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卽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卽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卽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舵之所在矣。今日著意收他。恐收卽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裏何物把舵。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體髓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頤頤後先。暇中可物色之。與孟白。○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當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

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遇事矣。皆情識之遇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旣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咐。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界之以所樂。而復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日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同上。

### 當下釋

當下者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尙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嘖。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阻撓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眞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奸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輔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管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諡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

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在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疑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策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蓆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江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

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理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人。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爲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爲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

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竝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卽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眞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疑之，反稽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惺惺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

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容。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轉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靜。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卽是天理。○旣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靜中觀者。卽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

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既已來矣。豈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墜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還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

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卽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醒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真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人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人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蓋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靜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



籍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說後。○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者。○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汗穢。纔些子汗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滅去。滅之又滅。以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滿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爲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

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叩時。原是驚天動地。已叩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去發說。○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箒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

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氣心性說。○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卽聖人良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卽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良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

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說。○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端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藩籬。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乾坤說。○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指。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鄒願請益。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后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后格物也。陽明辨。○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

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日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僮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握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真，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與許敬菴○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答顧涇陽○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同上。○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意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尙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即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

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墮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卽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汗壞而已。此所以爲至易至簡也。同上。○善卽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足矣。不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覆入身來。故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朋。從而已。○答劉念齋。○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爲理。未窮之理。不可爲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同上。○心一也。黏於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緣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卻不顧也。同上。○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

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同上。○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割也。與錢啓新。○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與錫陽先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卻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與管東溟。○某洗心待益。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候趙儕鶴師。○管妄意以爲今日之學。甯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甯稟前哲之矩矱。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悅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答葉臺山。○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時。還是此件否耶。答耿庭饒。○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復錢漸菴。○知危者便是道心。同上。○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卽顯。無漸次可待。澈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澈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卽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卽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卽氣是虛。仁義

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徐匡岳。○復元聖賢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簣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則是豁然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肯進此一步。則幾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纔知讀書。卽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勸之始娶室。不赴試。當事挽之。廩於學宮。崇禎時。以薦舉入朝。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然其人胸中憤憤。急欲自見。劉先生曰。辛復元儒而僞者也。馬君謨禪而僞者也。君謨衢州人。林增志師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養。豐傾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同上。○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微。○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下直上。不容絲毫人力。但昏雜時略綽喚醒。一醒卽是本體。



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鬯。○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有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俱同上。○居平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玉池。○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卻是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肅康侯。○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尙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教之爲牛。某則小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瞿洞觀。○廊廡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容。卽非真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足下契禪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人之言。主張於內。爲力甚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直州。○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此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

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抵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爲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與羅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汪儀賓○陽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卽心卽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答方本菴○體卽是用。用卽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眞復也。與吳觀華○寂卽是易。發卽是爻。同上○此事疑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疑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疑。與周季純○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眞。體既眞。用自裕。到眞用工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李子靜○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與陳似水○於穆之眞。絕無聲無臭。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練習。純是此件。卽眞無死生耳。與孫淇澳○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臺。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彜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爲悟者。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隨。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語要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

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卽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一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菴性善釋序。○至日閉關。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眞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爲關。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縮之。點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離離肅肅者乎。此雖離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卽之。此心之所以純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續記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遠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尊聞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

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澈者。認物以爲則。不知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本體也。馮少墟集序。○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篇序。○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卽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曹真宇集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敦訓韻律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實無體。與有實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應麟壽序。○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天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機也。慮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卽其體也。先儒云。心卽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極矣。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書悟易篇。○凡人而

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書屬。○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三時記。○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潮陽蕭白麓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微曰。靜後。覺真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蓬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書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

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日文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擺倒。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蕭白麓臨別謂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常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

疑。豈會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斂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個心。是說這個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鐵。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個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卽吾之身心是也。庸卽吾之口用是也。身心何以爲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卽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卽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掛。是個極



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其至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卽仁也。別尋個仁。卽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卽心卽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仁遠章。○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差失。學者不知本領。只去事物上求。卻離了本知。是本領要守住這個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若有生以來。此個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卽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卽真。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用上章。○今人錯認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知及之章。○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

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真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爲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爲卽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歟。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卽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矣。然則爲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章。○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卽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喚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富歲子弟章。○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卽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卽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卽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清之則濁。便爲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格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格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

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爲息。謬矣。同上。○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放心章。

###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棹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旣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心氣分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卽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

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語。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問學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籠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子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阿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太能包得。陸子筮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曹日用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曾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焉有天生真主。爲天下掃除禍亂。既抱大才。而不

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教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 卷五十九

### 東林學案二

####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廬陵知縣。入爲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逮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語。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正。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册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刻。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觀。疏留中。踰四月。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內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

林爲正鵠。端文謠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慕。先生之將歿也。豫營窀穸。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夫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蓋丁己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啓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子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卽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備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詈語。

題語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聖人所謂無聲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爲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時滾出太極圈來。○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爲已形。爲念爲慮。動之微爲未形。爲意爲幾。誠意研幾。慎獨。異名而一。

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爲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有事焉。而唯正心。皆襲皆取。○心者三才主宰之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別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妙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硯礪物矣。○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恁地滾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蕘禱。謂了妄卽真。恐天下並無蕘禱去就有五穀熟之理。○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爲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爲人。○迦文丐首也。坐談虛空。誰爲生養。只得乞以乞率人。廉恥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廉隅都無可觀。○不可以知爲識。亦不可以徧物之知爲格物。○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爲。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卽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原於告子。○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

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汨豈不亦號爲清泉然終不稱活水○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爲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爲心而不以仁爲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卽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祇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爲心耶○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爲一物卽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絕頭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梢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爲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爲二若是眞意運行卽意卽知卽運行卽明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主得陰知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心意纔暴戾便是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卽此便是莫大罪惡也○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爲死人實有生不得謂之無生死○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擊而火出見而惻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卽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四端只是萌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常入耳目汨於暗闇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瘡漢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眼裏夢裏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眼裏夢裏俱富貴卽寂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



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己。○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過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遏欲。○不從格上起程。俱歧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在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慎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簡點不放過。便見功力。○古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潰。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奕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外面只管要粧點得好。看便越的。然而亡底路頭。○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行偏廢。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爲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爲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爲心。此聖賢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網縕而生。是以多以人爲心。而不克以天地爲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爲心也。道心以天地爲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歧而二之。○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戒慎恐懼爲始。窮理本大學之格物致知爲先。○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爲主。如坤必以乾爲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卽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

從乾。此卽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爲心爲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怠惰放肆。心卽人欲。多端多歧。戒慎恐懼。心卽天理。只一路。謂卽慎爲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宏。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頑礫。有不育。直是僵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符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喚做死粒。不喚做生粒。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况推之天下國家。○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仁人心。卽本體。義人路。卽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清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於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爲仁。可乎。謂爲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卽所以爲仁之至也。○面孔上常要有血。○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這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籠不微。稍二三不一路。亦無獨可慎。而萬有之欄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早已不是士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近有石經大學。虎山瞿元立考

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強不服。眞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爲仁。如以枝爲根。便與復義無交涉。○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卽常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卽常斂於徑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硜硜然。小人哉。爲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忤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位而算之爲士。○乍見。怵惕。嘩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眞心。非誠。而何。這點眞心。分分明明。當怵惕。自怵惕。當羞惡。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眞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罔念亦狂矣。○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爲才。旣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並無有不可爲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直之杞柳。或比之無定之湍水。或以爲不過食色。而夷之物欲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闕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墮必爲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

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牽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愚不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爲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爲性。原非性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爲動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卽心動也。○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鋪天徹地。橫來豎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卽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廢興修短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卽氣數。卽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裏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裏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爲。宵應有得。日出宜作。嚮晦宜息。今或晝裏要做夜裏事。夜裏要做晝裏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中庸其爲物不貳。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爲一物。卽物卽理。大學格物如此。○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大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爲道也。性質略有纖毫罅縫。斯謂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視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卽情卽性。

卽吾身卽天地萬物卽中和卽位育○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旣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慎獨慎此○性靈明也慎真誠也率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禪本殺機故多好爲鬪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常拚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泪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尙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梃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

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職任闈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諡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麩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智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止此知覺。以理義實之。而

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卽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宰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雖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摘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刷一見解矣。

### 困思抄

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唯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尙復有道。盡倫外。尙復有學。卽不可謂知止。卽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

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此。○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真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鶩。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自謙。○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淡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日及其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昭昭。○余嘗驗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夢寐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口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原是平直。自家苦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無思。○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卽此便是真性。去卻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視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爲人爲。又如何有至於命時。慎獨。○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卽是戒慎恐懼。君子戒慎恐懼。便爲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義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



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爲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生說。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爲不善。○上圖即性相近。下圖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善。○不善。○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宋儒○性即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清賢濁愚。

如此並衡。便把真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即習有不善。不害其爲性善。後人既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並衡。是明墮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矣。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即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爲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爲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爲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

荀子以爲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性爲善。最深最辨。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氣質辨。下三條同。○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麩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孟子諄諄性善。爲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卽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尙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憇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辟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

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旣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告子言性曰。杞柳最易長。曰湍水最易動。曰生之爲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著。使庸常者由之。而日見吾心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閔活教人。自謂見性極真。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旣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著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告子下條同。○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弗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眞。○孟子只非義外。並不會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旣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義外。○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慊。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勿正。○中和尙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爲中。兩頭輕重鈞爲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煞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和。○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

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卽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侵正修。且不先知。卻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卽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真窮理。格物。○利善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卽利。不爲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卽得。義利。○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心誠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爲性。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四端。○天理之流行。卽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爲之。而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知命。○萬有不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同上。○常人不知禍福。只爲

見善不明。至誠既開。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有一造其至。卽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人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先覺辨。○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爲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同上。○與知之知。卽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卽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爲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與知。○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元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卽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至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卽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卽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脈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以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爲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慎獨本旨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不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

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子用工夫之。覺得求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真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賢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若費分疏。說補。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幫補。凡學問一有幫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筭度。另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亦不於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在慎獨。性說。○平旦之氣。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卽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強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尙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尙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天尙未嘗深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氣說。○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終日。未嘗睹聞。終身。終身。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本是獨也。唯君子戒慎恐懼。一於是。獨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真覺有隱。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富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慎獨。不睹不聞。○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慎不戒慎之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蓋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慎恐懼。真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著。我心亦總無歸著已矣。○中和之名。可分也。中和之實。不可分也。卽

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獨。惟戒懼則不略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萬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爲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常有嘿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慎獨。中和。○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以爲戒懼也。得一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回之爲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爲懸。其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然而日亡。此以己爲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卽吾率性之正鵠。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懼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正鵠。○戒懼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者也。齋明。○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懼恐懼。慎獨。只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是靜。而不動。慎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爲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曾不於喜怒哀樂上。指著實。不知人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卻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慎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間。求一漠然無心。

光景。夫中和爲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爲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博學。○洗心者。戒慎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慎則愈不放者也。如神。○今人說天命者。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侯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日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壅闕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爲之用也。君子爲善。稟授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慎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揉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爲推諉。眞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穆不已。○人何嘗不望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塞。植木不沃其根。則必斲。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溫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溫故。○乾動坤靜。而易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爲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爲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爲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慎恐懼。原未嘗分動靜。天地。○不睹不聞。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爲隱。初出爲見。端倪爲微。盛大爲顯。實不睹聞爲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慎獨。如物栽根時。生意潛藏。後來包畜無窮景象。固然。



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其才能處實鬼神禱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響鬼神論○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不爲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諍天誅人莫此爲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謬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命說○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祇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旁皇出入間毋乃反鏡案照論楊墨○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宰密而不疎是所以爲戒懼慎獨所以爲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著之心爲常惺事仁屬愛愛卽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焉而溺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爲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清讀語錄○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

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真性也。卽未發時。常薰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卽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卽今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論莊。

# 明儒學案

## 卷六十

### 東林學案三

####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陞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巖辭敷教，張納陞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兢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聖怒可撓，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翟從先爲李兒羅誦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

從中行歇腳。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經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個籠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籠是真色，狂狷原是籠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籠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籠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腳。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

從性命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僨不信五字。人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僨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僨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淵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卽何爲靠這裏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

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南泉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蠱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彖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註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且陽。○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漏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撥。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

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

###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

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卽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失生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爲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卽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爲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寒謬譎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者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常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櫻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長短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

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微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遣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啻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心正。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

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不自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箱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鑄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陞。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尙乎真。真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自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

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腳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演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此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把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僮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慙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另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倘若寒峻。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

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出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嚮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甯希望。望夷。敕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橋

耿橋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轅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迴。深坑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穎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穎異的人。有一箇穎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後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卻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邵濂輪迴生死問。下二條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尚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嗔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連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遺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卽非生死。既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

麗乎哉。既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了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味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云者。似指今之瓌然愴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爲生。執有而爲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裏。這裏方喚做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的眞體也。○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喚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其喜共怒共哀共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通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抵。只一性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卽之費中。而在微卽之顯時。而在無卽之有者。而在未發卽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爲費。非微孰爲顯。非無孰爲有。非未發而孰爲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卽是隱。顯卽是微。有卽是無。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迹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時。認未發之眞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獨無色故覩不得。無聲故聞不得。睹不得聞不得。卻有一個獨體在。非謂不覩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卻有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獨體本自無起。本自無滅。而卻有常起常滅之人心。這裏所以用著戒慎恐



懼四箇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著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陽衡。○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誠。答歸紹隆。○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卽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爲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爲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二條同上。○這箇德性。卻莫於杳冥恍惚裏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忿懣。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鼎鑊。蓋四者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爲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日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羨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裏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裏。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鬧場。此心受役於鬧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麟問。心在何處。○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是真念。念上改過。是真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之用也。而必其有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爲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卽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卽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卽轉卽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卽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卽千轉初無實益。文過怙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遠也。此無他。故了本體。便屬形體。一著形體。便落惡道。毫釐千里。端在於此。答葉文奎。○秋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師反詰之。對曰。衆人之情。憧憧擾擾。安

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卽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爲中。然則衆人無中乎。無性乎。秋以至善爲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離他不得。豈爾終日間通無此中。不自反求。牽合附會。益見支離。秋被逼迫。通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吾。何以受之而知爲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著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面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歸仁。正在眼前乎。師舉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日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冰解。方囑秋問答。○立教須名至善。修學本自無爲。要知真性是我。明天命爲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眇焉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護道一切中節。一切本無追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回。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眉。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易方囑秋。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儒。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藩初沒。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徙登萊濟南。先生謂國縉爲甯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髮恤縵寡。以先生爲主。有

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痾瘵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人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 卷六十一

### 東林學案四

####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甯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宣之饑。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紓。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綱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闔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毋閤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魁。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

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墮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復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爲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歎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宦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爲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闕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爲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臣論之。削籍。其多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曰。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

之會。謂南皋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節相許者。則叢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叢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宏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繩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名物象數。則是借外以廓內。容原是性中一點。蝠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有纖毫遮塞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爛爛不昧者。是合下生來箇箇是聖賢。再沒有命。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貞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使著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將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停毓無窮。此卽水涸木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喪籥已發者。天下同此一性。天下同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假詭。變幻於其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分明性有動靜矣。○世風日下。如江河競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爲人心失卻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自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一貫不必說得元遠。淺言之如世之機。

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唯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爲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爲雜伯。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誅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拈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但是一日之造端。使判終身之趨向。卽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個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著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旁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則者。義有准而心無著也。○咸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遊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礙。儒者則皆是我本根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妄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書言妄心卽真心影像。妄本無妄。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卽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今指爲真心之影像。畢竟影是形生。像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今欲卻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像乎。○佛氏言心無常爲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卽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性無善惡。能生善。

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爲主。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旣不可斷。則是性有善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非性。畢竟有個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蓋佛法示人。本是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整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須更假修爲。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率之卽是體之卽存。故不必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妄心。謂常住不動之真心爲宗。緣者爲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乃見常住不動之真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閩人崔嶸。權嚮。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駕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尙書。扈蹕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駕在滄洲。先生退處補陀。及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尙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

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地。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滄洲。辛卯八月末。於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於景逸元室季思。皆爲深交。所奉以爲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爲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爲劉夫子弔丁長蘅至邑。得侍杖履。一爲九日登烏膽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用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人。而義興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義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掉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諸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義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尙浮動目中。

霞舟隨筆

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人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爲遂耳目口體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蟻螻一世矣。○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貧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士大夫爲盜賊關說者。是卽盜賊。爲倡優關說者。是倡優。○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常養喜神。獨尋樂處。天下自亂。吾身自治。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玩之可得守身法。○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錢啓新先生云。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須忘年以交接。引人道。不必羅致門下。○張二無至京師。宜興餽以人參。不受。宜興不悅。二無告以籌邊禦寇。宜興諧之曰。但主心一轉。天下自治。他可置勿道也。二無遂力求去。○顏壯其爲孝廉時。里人有跪訴者。既去。移晷追還。爲下一跪。里人駭問何故。曰。頃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思此終覺不安。故跪還汝耳。○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君子小人之辨。在人臣當混其圭角。在人主當見得分明。○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天地間一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可得傳。躬可得行者。皆道之用也。皆象也。數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不可得而見者。道之體也。立象而意盡於其中。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用也。隱者體也。聖人惟恐人索之於隱。只言用不言體。易之六爻皆用也。故曰。用九。曰。用六。用九而六其體。故曰。見羣龍無首。天德不可爲首。用六而九其體。故曰。利永貞。以大終。○天地只有一乾。伏羲原初只有一畫。坤之偶卽一畫而分之。非另有第二畫也。○坤之中斷處。正是坤之虛處。所以順承天也。乾貫乎中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直撐天拄地。一方周遍四隅。中字從直從方。口可兼內外二義。○他卦之上。爲極爲變。惟鼎與井中。爲成功。井以養民。鼎以養賢。井以水。鼎以火。水火飲食之道也。○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須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處。克盡纔觀得。○子貢問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問朝問道。所聞何道。答云。

須看下旬。○入道者當於天親一脈不可僞爲處竭情。此文介真實見道語。人情之同處。卽本心。人謂隨處體認天理。愚謂隨處體貼人情。靜虛二字上。不容加一道字。一念不起時。一物不著處。參得消息。當是朝聞。○人身常定常靜常安。氣息自調。每有意調息。反覺氣息轉籠。可見正助之害。○見危受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卻要害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爲父母用者。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力纔竭。○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仍不是不動。只動處還在原處。○今日會講各人。須細細密察。爲文學而來乎。爲理學而來乎。爲道學而來乎。爲文學來。不過學業止討些悟頭。這不中用。爲理學來。研窮意義。亦是訓詁學究伎倆。也不中用。爲道學來。實踐躬行。纔有中用。這便是所安。又爲先生而來乎。爲聖賢而來乎。爲自己而來乎。爲先生而來。先生有出山時節。這靠不得。爲聖賢而來。聖像有不懸時節。聖人之書。有不對面時節。亦靠不得。爲自己而來。立志在身心性命。這纔靠得。這便是所安。此是君子小人親筆供狀。○言願行。行願言。今人之言。大抵勸襲之言。今人之行。大抵趨逐之行。自己一毫不與其間。此之謂不相顧。○知只在心地上明白。不在義理見聞上。誇張。○張二無云。無諂無驕。未必在境上打點。自己未有實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切要工夫。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子貢見得此。直能因苗辨種。飲水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以言詩。告往知來。正與大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二無云。詩之爲用。自閨房靜好。以至郊廟登歌。其人自耕夫遊女。以至蠶臣哲后。其事自隳括蟲魚草木。以至感格天地神明。真是無隱不披。無遠不屆。卻只人人一點不容已之思耳。思起處。原無邪。緣染而後有邪。只

用此無緣染之思。抽引不盡。何止充天塞地。○心本是仁。非是二物。私欲引去。心便違仁。私欲既無。心原是仁。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驅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削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嘯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思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夭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熒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

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恆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恆不以暫。何爲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恆。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謂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考辨。上從之。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藉於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旣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唯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唯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義盡最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予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

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爲有。不能生陰陽萬物之太極也。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禮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卽行。長極卽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惑矣夫。○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疏而親。隔而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爲忠乎。媚乎。○止者心之常。良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良止之義乎。心合於良之謂太極矣。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最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於嗜慾。嗜慾因於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名。不期僞而僞。○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徬徨矣。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痾癢。仁人覺天下之痾癢。覺之故安之。

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成。○法今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存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己私也。去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遡觀往事。人所旣爲。我則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况遠昔哉。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昔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覲爾。我愛彼。彼亦愛我。否耶。覲而交疏。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居高爵。○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爲。六律可明可制。○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宏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綰銓衡。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恥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禍者。夫夫也。自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疏顯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爲之移。○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

說著學。至傳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著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言生生可以該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澹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澹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是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日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樸。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總做得完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於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死。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伴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

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  
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於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  
義禮智根於心。唯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曾子傳一貫。不言一  
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卽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  
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絜矩。○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  
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  
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  
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  
處。在彼則觀利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大  
邱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  
我必有以成人。○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卻推駁象山一番。然非無爲。爲後世也。象山立  
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卻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  
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  
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拘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  
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雙身撐住乾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天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拘之  
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拘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故人心爲太極。○孔子憂學之不講。不



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卽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理欲並竅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卽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辯也。故曰惟微。

## 卷六十二

###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俱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

別拜於河滸。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恁麼。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

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與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方，盜賊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費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果實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

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官。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大。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爲師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至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懸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救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

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當是時。姦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籲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山臺山袁閔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常與城爲存亡。獨不常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

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于長孺。周甯宇。應中先。忠端公。高忠憲。晚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自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疾姑證之。義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善。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識。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真賊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如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湛然寂靜中。常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傯。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以下庚申前錄。○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即爲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即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屬人僞。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癸亥。○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闈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地排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先生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乙丑丙寅。○釋氏之學。

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止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戊辰。○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當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以下甲戌。○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以下丙子京邸錄。○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無誠。○心以物爲體。雖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日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中卽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擇善固執。正是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所以至精。○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獨體只是個微字。慎獨之功。亦只在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賢聖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

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真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爲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或曰。君子既常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即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即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即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問人心既無喜怒哀樂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四者終當冥於無端。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造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反爲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

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固。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先生有詩云。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卽此可以辨儒釋。

或曰。慎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慎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下丙子獨證編。○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疴癢。○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愼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愼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爲無弊。○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略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卽止言愼獨亦得。○離獨一步。便是人僞。○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葉止兒

啼是方便法也。○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殺而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則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隱晦至今。○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爲人也。○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爲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以下丁丑。○或曰虛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邇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卽有卽無。是謂太虛。是謂太極。○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從此句來。一氣之變。雖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大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蒙創見。

○天樞轉於於程地軸巨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之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人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渝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付畀之。非流行之外。另有個無妄之理。○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日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是造化之理。○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亦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真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卽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真方便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旣思卽是已發。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爲動念邊事。不爲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義。爲誤。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

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戒懼於所不睹。聞其旨一也。○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哀樂亦然。由中道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道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溢爲樂。怒也。而積爲忿。懼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懼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陽明子曰。語言正到快意時。便翕然能止。截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肅然能收斂。得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語言既到快意時。自能繼以止截。意氣既到發揚時。自能繼以收斂。嗜欲既到沸騰時。自能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爲監察官。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讎。而

杞柳梧捲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所謂中。卽信之德也。故自四者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四者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卽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爲厥心病。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卽與之爲真妄。意本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賊。乃溺職也。○思卽是良知之柄。○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

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則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性善之旨反晦。○性卽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張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卽程子之見。亦近儘侷。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曰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判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八萬四千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析。惻隱是知痛表德。○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意也。只是死念法。若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玄。此的傳慈湖衣鉢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



欺也。○子絕四。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些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自意而積成爲我。纔說得是私意。若竟以意爲私。是認念爲意也。日用之間。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兩件。以下戊寅。○格物。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卻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己卯。○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以下庚辰。○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卽心卽理。卽事卽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上下精粗之歧。所以謂中庸之道也。後之言道者。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也。歸之斷滅性種。而猶謂之見性。何哉。○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以下壬子。淮上。○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卽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小人閒居爲不善。只爲惹卻些子。聖人勘之曰。無所不至。○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

不及可商。如出手太粗。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人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巖牆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眞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過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以下壬午京邸。○人有恆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尙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甯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或問。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剝換。一日方不犯人。問煙火氣。○大學首言明德。又繼之曰。止於

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以下癸未名存疑雜著。○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轉展悠謬矣。○心且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大學言明德。則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搬弄此二字。愈晦原初立言之旨。○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豈大學之義乎。○胡敬齋曰。心有端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卽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主宰。

卽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今言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爲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元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既是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卽是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卽是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只是一個。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知致可言。余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卽是知好。惡卽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所謂良者。乃知之與意。只是一合。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糅。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卽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

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爲小人。吾不意爲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個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濂溪曰。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謂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與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卽知卽意乎。果卽知卽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余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憤憤。千載於今。○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爲好樂。惡而流爲忿懣。又再流而爲親愛之僻。爲賤惡之僻。又再流而爲民好之僻。民惡之僻。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爲妙體。○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中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爲末。陽明云。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只意在於事親。便把個私意了。當晨昏則

定省。當冬夏則溫清。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耶。○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簣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疎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眞所謂握燈而索照也。○予嘗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甚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爲表裏。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卽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顛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之病。何啻霄壤。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眞。正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眞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破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無動靜。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喜怒哀樂。人心之

全體自其所存者。謂之未發。自其形之外者。謂之已發。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已發。中外一機。中和一理也。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罵之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勢不得不以斷滅者爲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爲情緣。分明有動有靜矣。○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先儒之解大學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曰。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矣。○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并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著力。則可。○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卽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也。○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著頓放不妄。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卽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歧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卽

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有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豁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尙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來。總屬狂慧。○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爲粗。幾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之戒慎恐懼。真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慎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魄。語下而遺上者歟。○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祕旨。○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听听而訟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即如此解。尙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



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曰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卽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嘗能爲耳曰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曰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曰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義以爲性命之辨。莫明於此耳。曰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爲理。故曰性也。然卽謂是爲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曰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爲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學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我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自人所固有。指出性真。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宋儒以上段是氣質之

性下段是義理之性，豈不誤哉。

勿忘勿助，問適合其宜，卽義。非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立極是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皆爲中庸註疏。後人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矣。○周子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但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卽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

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如此則水與受水者終是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余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性本虛位。心有定理。○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爲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卽是誠。敬齋尙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 會語

問未發之中。難以摸索。曰中體整然。何勞摸索。纔摸索便不是中。○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尙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只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問生死。陶石梁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問格物當主何說。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曰。畢竟只有慎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陶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如何討下手。乃門下便欲識認個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墮入坑塹。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旦去得。不靜坐。

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著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著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的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蠱惑。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與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習染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敬則心中無一事。○舉飯蔬章。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真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事之理也。○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名也。然必有形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先生做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肯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肯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便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個善，吾從而好之，有個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爲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人譜謂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不同。陽明但言寂然不動之時，故下卽言有善有惡意之動矣。先生此語，卽周子無極而太極也。以至善換太極二字，更覺親切。人心無善，正言至善之不落迹象，無聲無臭也。先生從至善看到無善，善爲主也。周海門言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從無強名之善，無爲主也。儒釋分途於此。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省察是存養之精明。

處。○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卽意。卽獨。卽天。○佛氏心無其心。不得不以天地萬物爲心。物無其物。不得不以心爲天地萬物。正如鏡中花。用無其用。體非其體。○性卽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或曰未免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本來原無間斷。二知間斷卽禪續。三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世之遠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卽是。又多乎哉。○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義問孔明敬輿希文君實。其立心制行。儒者未必能過之。今一切溝而出之於外。無乃隘乎。先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綫。學者視此一綫爲離合。所謂道心惟微也。如諸公豈非千古豪傑。但於

此一綫不能無出入於此而放一頭地則雜矣與其雜也甯隘○先生題魏忠節公主義侍先生於舟中陳幾亭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義其大意謂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弟盡在紹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義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爲迂腐者義惕然無以自容○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道非有一物可名只在行處圓滿○張二無從事主靜之學請正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端求靜便坐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讀先生人譚而知損益二卦學者終身用之不盡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卽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爲功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竦然曰此元公以後久默之旨○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間勾當問話說緊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便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卻一生矣○祝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今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處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先生語葉敦良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

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做主名目。學以求此心，更無知行可說。○先生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著，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臨歧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偽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有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障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是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害所奪矣。惟其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

易箴語

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王毓芝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對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來學問答

王嗣奭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來，其精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講，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曰：宋儒自程門而後，游揚之徒，浸深禪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處，而第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闕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併歸之禪關，惟恐



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求之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致知。兩事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以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分爲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復歧爲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也。蓋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議朱子之支離。而亦不非朱子之格致。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卽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過。窺其意言。屢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篤信象山。又於本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髓。亦既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妄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不思惡之語。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矣。合而觀之。朱子惑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待人自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答王嗣爽。字右仲。四明人。○葉廷秀問。董子曰。道之原出於天。乃天命謂性。說者以孔孟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

頭纔欲治心。又墮於虛寂無用之歸。今欲講心學。其何道之從。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爲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日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之爲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無聲無臭。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爲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矣。○問某嘗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重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何況世路齟齬。甘遁世。大川曷濟。其何道之從。曰。大學言明德親民。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卽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何也。卽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旣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躋輕躋重。世無此等性命。僕請更其辭。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問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證之藥。而辨義利。尤爲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根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曰。學者須從闐然處做工夫起。從此浸假而上。倫類聲塵。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卽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理爲燕越分途。而又必假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於義外乎。答葉廷秀。○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爲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

亦卽此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尙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糅。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觀。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爲善。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爲善爲不善。只爲處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爲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錯過。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能爲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恁天地間。一物爲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由父母以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膽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只恐靈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爲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異同耳。禪家以了生死爲第一義。故

自私自利。留住靈明。不還造化。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吾儒既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答王嗣爽。○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做耳。故曰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無事。此慎獨卽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性獨卽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爲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謂復性之學。答門人。

○獨體卽天體。○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曰昏昧。放逸。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卻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其下一圈。便是小人閒居之象。

◎靜存動察之象。◎靜存動察之說。◎看未發氣象之說。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一語須看得破。乃是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卻借個仁者意思。打合著天地萬物。與之爲一體。早已成隔膜之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口鼻四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卽

不知人者也。今人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證人之意，其在斯乎？學者若於此信得及，見得破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卽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也，不須推致，不須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爲既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卽是位育。此是仁者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愆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置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前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冊以勸人，落在公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答秦宏祐。○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處。非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也。若謂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然終不能無疑於此也。旣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旣無

本體并無工夫。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流於佛老矣。故某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間。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間。總向無處立脚。若於此進一解。便是無善無惡一路。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於此。外空談本體。滋高明之惑。只此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點。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真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季路兩問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無之說。於良知字全沒交涉。其爲壞師門教法。當何如者。同上。○聖誠而已。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做子也。人以無念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卽誠。可謂誠卽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乎。答文德翼。○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曰思則得之。卽致知之別名。元來卽本體。卽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知逐於事物。落於想像。則不止。卽放。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卽性。性卽氣。猶二之也。惻隱

差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卽養其性之別名。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答沈中桂。○陽明先生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個爲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所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卽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說。何其與龜山門下一派相背馳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爲禪也。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捨入禪乘。於平日所謂良知卽天理。良知卽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有意逆志。披牝牡驪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尙論之資。而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真。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無可明之日矣。僕願參夫。且擴開心胸。高擡眼鏡。上下古今。一齊貫穿。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纔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旣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呼。吾道日晦矣。答韓位。○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

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一忽萬。兩無依據。轉爲釋氏所藉口。真開門而揖盜也。答劉鱗長。○葉廷秀問體用一原。曰。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以讀書爲一項事。做官爲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復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嘿而成之。卽是悟機。此所謂卽學卽達。非別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如此之說。其入道之門乎。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齊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運量無方。一掬不謂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爲大。又有於外境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儕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問意者心之所發。註蓋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謂心之所存。豈卽未發之中乎。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以爲向末一邊。而必歸之所存。博約互用歟。此不得不再請益也。曰。意爲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爲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於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爲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好惡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無惡。何以見其心有善而無惡也。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必如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



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盡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於此。必不於彼者。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平日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懣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卽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爲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也。陽明先生。惟於此錯解。所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爲主柄。以壓倒前人。至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於朋友聚訟不已。僕反復之。而終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留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爲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卽博卽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非敢謂學問真可廢省察。正爲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個恁。養又養個恁。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

不聞爲己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卻以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而爲至也。答葉廷秀。○董標心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曰。人心之有意也。卽虞庭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爲無則墮於空寂。以爲有則流於智故。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可釋也已。○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曰。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併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旣判爲兩意。有無又分爲兩時。甚矣其支也。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問心有無意時否。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針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個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云無。○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曰。來教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旣而自謂不然。愚謂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蓋心雖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多從已發。不觀正心章專以忿懣好樂恐懼憂患言乎。分明從發見處指點耳。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謂易。所謂效

法之謂坤也。與誠意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卽誠。和卽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凡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一節。推進一節。故卽謂心爲用意。爲體亦得。○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曰。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爲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亦無歸處。○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想勉之意。有分別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針。時時做得主。所以日用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纔著思勉。則不誠。不誠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曰。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精神。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曰。此個機緣。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盤針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針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并將盤子打碎。針子拋棄。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哉。○此個主宰。要他有。又要他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能無。惟從有處無。所以無處有。有而無。無而有。方見人心至妙至妙處。答董標心十問。○史孝復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拋卻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涑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

此曰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是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曰心則是個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所存爲心。所發謂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卽意也。○疑怵惕惻隱之心。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亦然。曰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地。至三者之心。初來原不曾有。亦可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今以時起者爲意。又以轉念而起者爲意。豈意有時而怵惕惻隱。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善惡無常。是不特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惻隱之心。宛轉歸到無善無惡心之體耶。○疑復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個知字。方見有定盤針。若以意充之。則適莫信果無所不至。曰心體只是一個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個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子午是活滴莫。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總之一心也。賢以爲知者。卽是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爲心者。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盤針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

訓之字。則拋卻腳根。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尙有可商者。按五臟。心。脾。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日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卽是立志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疑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謬。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卽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卽情卽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而見所存之仁也。○疑念無主意。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爲意。尤不可以意爲心。曰。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卻意之有主。又有個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疑大學誠意後。尙有正心工夫。曰。誠意一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疑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曰。聖人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個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無意。有主而無主也。○疑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爲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考其致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曰。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卽是意。故提起誠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也。已上俱答史孝復。○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蓋用在將發處。便著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有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

若云慎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答史學咸。

三原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交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相。十。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原心。○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況可以善惡言。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導而爲荀。揚。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儲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爲一物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

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卽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卽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卽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卽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卽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乎。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卽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只恐明得盡時。卻已不是性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原性。○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尙。享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驚於性之說。而偃偃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

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元來卽此心是。而其認定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尙。且如是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尙。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爲幾希之呈露。有時而虧欠焉。或相十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專舉之也。原學。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



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誠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既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真。無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

○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提。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使得全體熒然。與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拚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自欺受病。已是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繇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卻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大扣大鳴。是爲適還本分。此中仍是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

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卽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良心之放也。亦旣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成之交。而得營構心。其爲營與構。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成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玄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甚矣。事心之難也。閒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忽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

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闢然而日章。闢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繇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僮僮。僮僮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儘見精實。徹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且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之理。卽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常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慾。總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御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卽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連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寸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入消物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

無主問。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指。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夫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卽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此是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卽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卻貪財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財好色心。便除卻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卽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滅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卽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

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助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斑。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蓋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障礙。而必求之義禮之性。豈知性者乎。○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即動即靜即語即默即衣即飲。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飲。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與與。固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卽是省察之說。○進學有程乎。曰。未學於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寓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得道之大端也。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卽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也。乃進而程所安。卽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卽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掇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眞悟也。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飲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矣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仁者曰壽。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卽天地亦在箇中。而況於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

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卻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生。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繇。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卻欲預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並未嘗攬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枉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眞妄。而全遁於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炤。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慮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

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便辨說日煩。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鋼習。而反之正乎。時節因緣。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余曰。嘉穀又曰。意萌芽也。余曰。根莖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於意根者。疏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 諸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忠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真

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或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個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若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卻於兩下中。擇箇庸謹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龍頂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第一義說。○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卽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滲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卽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箇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簡貼。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於中。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



是定。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真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手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求放心說。○人生終日擾擾也。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旣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暫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踟躕。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卻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說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坐說。○學者靜中旣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

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爲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非井纔與言世務。便疏。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疏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親。末有不忠於事君。與友於兄弟者。信於朋友者。宜於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比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

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鍼。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遂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面。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往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耳目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諛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眞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榦辨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

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窄，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而入矣。蓋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况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讀書說：○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

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氣質說。○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行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曰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教人尊性也。然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證。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既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既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爲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是性境。凡聞卽是性聞。凡見卽是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

立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悅然而解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在必慎其獨乎。首肯之而去。習說。○此上九篇乃一時作。○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顯究到無生一路。只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卽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裏。方是聞道。生死說。○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乃虞廷言心。則曰。人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別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歧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夫天命之所在。卽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卽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爲之說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

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性則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也。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爲慎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於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爲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慎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庸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性道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徒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卽物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

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說。○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榦。而標。水自源而及於流。盈科而至於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宋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簡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著。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箇間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總當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已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籠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易。改過說下條同。○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過。是大不然。夫心不受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



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即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坐個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箇致曲工夫。漸以與他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腳痛救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卽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

知。知止之知。卽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是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旣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乃將知字認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炤。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良知說。

讀易圖說

○圖中有一點。變化無窮。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滯於無無矣。今請爲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歟。雖然。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此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

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積氣積習乎。油入於麵。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就知去滋遠。反常滋甚乎。○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懼於所不覩。聞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故其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性宗也。○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爲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卽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蓋慎獨之實功也。

### 聖學喫緊三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己上人已闕。○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必也敬乎。敬肆關。○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要其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已上迷悟關。

大學雜辨

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縑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縑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

也。鑑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慎獨。此格物真下手處。故格物卽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卽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本也，耳目非外也，物非麓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卽心卽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歧，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之於一草一木，亦用卻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失也。格至。○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摩，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而定，靜安慮得，慎之至也。慎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卽格致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

曰。慎獨卽是致良知。卽知卽行。卽動卽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慎獨。○天圓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視聞者。效天者也。由不覩而之於無所不覩。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絜矩。○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喫緊得個善字。言工夫。喫緊得個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喫緊得個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喫緊得個身字。首章。○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卽是推致到極處。逮止於至善。則知至矣。至善。○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只是一個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致知工夫。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之不踰矩是也。釋矩。○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測。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爲誠意而設。亦總爲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

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於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并無修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惑焉。曰。意者心之所發。則誰爲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誰爲好之惡之者乎。誠意。○幾者動之微。則前此更有靜者幾乎。曰。非然也。動之微。則動而無動矣。動而無動。所以靜而無靜也。此心體主宰之妙也。故名之曰意。同上。○章句云。實其心之所發。不知實字代得誠字否。又不知是發前求實。抑是發後求實。若是發前求實。則工夫仍在所存時。然章句又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似言凡於意之所發。皆務求所以實之。則誠之功。已落在意後矣。落在意後。則必就其事而實之。而自欺仍只是自欺。其意是看意字尙精。而看誠字轉疏也。所以轉下慎獨。方打入裏面。有審幾之說。不免就誠意推先一層矣。夫既以獨知爲獨。而以慎獨推先於意。誠明是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註疏既有獨知之致知。又有補傳窮理之致知。頭緒何所適從乎。同上。○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元維嚶。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卽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止。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闢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視彼萬形。非吾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獨箴。

### 論語學案

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形威。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只有一個淵然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爲政以德。○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勿思耳。以爲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情本正。何邪之有。詩三頁。○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孟武伯。○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私意蔽錮。亦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知。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金鍼一撥。宿障全消。誨女知之。○信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輓軛。然舉世尙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豈知其斷斷乎不可者。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無信。○君子之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顛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君子所以練此心之仁。不容躲閃。不容方便。纔是中心安仁也。宮與貴。○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如此說。



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同上。○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跡。亦無精麤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滯。便與消融。纔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聖人從自己身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還他天地自然本色。一貫。○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個治賦爲宰爲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且有待而然。有時豎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卽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可使治賦。○鄧定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予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貳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如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卽以此教。何厭倦之有。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遂以言語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都從悟中來。聖學豈有墮於杳冥元默之見乎。默而識之。○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子謂聰明睿知。非恃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性亦聞見也。效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

爲外而欲墮體黜聰求容知。并其容知而槁矣。是墮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天聽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也。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次者。人次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知之次。○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已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已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今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爲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陳司敗。○曾子學問都是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有疾。○古人濟大事全靠腳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可以託六尺。○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鋼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恇恇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漓。人心之變可勝窮乎。狂而不直。○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簞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舜禹之有天下。○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子絕四。○顏子之學。纔動輒便可到頭。爲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顏淵喟然。○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於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卽事事。卽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

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爲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未可與權。○吳康齋夜半思處貧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拚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與。一繼以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貨殖。○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才著小心。便有湊泊處。聞斯。○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尙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生物爲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問已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克復。○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延

平曰。理一而分殊。理不忠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聖人之言四勿。言居處三者。皆分殊以見理一也。居處  
 辨。○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揀出  
 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症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  
 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者。欲其  
 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  
 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鄧定宇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  
 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寧過。○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問不億逆矣。容  
 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  
 覺。逆許。○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  
 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腳去。便是矜持把摸。反爲道病。修己。○春秋去先王之世未  
 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轉相祖述。逾流逾遠。一變  
 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  
 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籠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  
 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原壤。○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未必多學。聖  
 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

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多學。多學而識。○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鄙夫。○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糅雜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堯



跋

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甬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未及半而去官。遂輟其稿本。歸勾章鄭義門。吾姚胡泮英言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屬千秋力求之。鄭氏書往而泮英歿。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不可得還矣。越數年而泮英之甥景鳴鹿。實原本至。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并未取還。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爲我周旋。則九原感且不朽矣。鳴鹿不負所託。遠索之歸。復還鄭氏。義門鼓掌狂喜。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於是慨然捐貲。續刻。始於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是書不終於泯沒矣。第三孫千秋謹識。